

安吳四種卷第十

藝舟雙楫卷第三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文三

錢東湖詩序

余以戊午客武昌始至卽識東湖先生怡怡然與爲提攜  
鬚髮舌處先生爲諸侯客數十年矣涉世深而天真不斲  
心殊敬異之乾隆初武進錢文敏公以詩名先生於文敏  
爲猶子弱卽以詩見畏於文敏先生之溫厚其澤詩教深  
也然先生自珍未嘗以草稿示人已未春先生作夷陵  
其五月余至夷陵先生病方起余前姓三巴十月返武昌

先生前至月餘矣。余自七八歲卽好詩攻之。且十年。然雅不欲與不知者道。有同居歲計者。不知余事韻語也。楚北兵興。途次多壘。斷壁頽垣。損心怵目。往復三數千里。吟咏頗充。攄情而已。見先生乃出。以相質。先生謂沈密多厚意。卽自出舊稿三冊。爲言少作多。散軼及游粵。乃自檢輯。近者偶有涉筆。才力亦非盛年。又言詩人有佳構二三十首。足以自雄。上拙吾自知之。先生之詩柔質如其爲人。其入古探遠。非篤學銳思者莫與知。余鄉思忽興。卽當別恨。不

移人遠也。蓋楚遊二載。知交惟先生爲終始。今行矣。前

未可定書此作別非能序先生詩也

胡眉峯詩序

眉峰原名梅晚更名量長洲人

眉峯年十九題詩于虎邱石壁爲朱常河先生所見遂招攜入都笥河爲風雅宗天下名流出門下然常曰妙才黃仲則奇才胡眉峯故都下言詩必推黃胡眉峯博學無所不通尤精于史氏而喜言兵明史館方開求熟明事者太學士王文端公劉文清公合詞延眉峰而眉峰斥主氏明史稿爲穢書非事實駁正數十百事二公不能從遂佩鞮鞭躍馬從吉林將軍出關洎入都而廷議裁革巡臺御前眉峰走告二公曰果爾則臺民必叛卒有林爽交之變倉

峰既困躡，言于陝西巡撫畢宮保，使同出都。而眉峰一見，卽勸其速回陝，閱兵練標，下以備回民。宮保以爲妄，謝罷之。旋陝不數月，而回民叛，宮保大驚，專弁入都，招眉峰。其客曰眉峰，語常喪氣，聞者輒不祥。遂止眉峰，乃從孫文靖至雲南安南之役，文靖不用其謀。眉峰怒，絕去，仍入都。而湖南議改折收苗布，眉峰曰：吾素知湖南官吏遇苗民無狀，徒以懷

朝廷恩德耳。若必改布稅，則苗民立叛。當事聞者，目笑之。未幾，苗果叛，兵皆集苗疆。川楚教匪乘虛起，兵事連者且十年。眉峰既不用于世，益使酒作爲歌詩，然疎懶不錄。副

所至輒散失嘉慶辛酉始相識于揚州市上眉峰頰白且  
童禿行裝惟酒具一劍一襖被一而酒酣耳熱縱談南北  
邊形勝阨塞述古人成敗之迹如指掌又誦其詩數十百  
篇皆奇氣全涌不可控制嗣以愛子夭折而病劇夫人又  
相繼逝遂欲削髮入山既不果出遊無所之顛躓吳中至  
木瀆居義學訓村童道光紀年吳人以眉峰老且病甚自  
授壯歲之詩百不及一因爲收集十數年來讌集酬酢之  
章共得若干首付之梓八月刻成而予適過眉峰眉峰臥  
床甦不能起執手且泣且語曰慎伯知我爲我序之我幾  
世七十二年無一是處讀書萬卷豈誤我我自誤詩書耳

慎伯明述之使後世知所戒也時仲則歿已卅餘年友人哀其詩數千首以行世至家有真書眉峰雖塊然尙存而著述零落殆盡天之困詩人也常不遺餘力故少陵之家屬餓于同谷者七人其身才得一醉遂以死青蓮臥病江上其子爲土偶所祟至不血食仲則之子小仲今年春亦病歿無嗣人天之所以困眉峰者旣已備至而復使其詩散佚無存茲之所刻非直不足以見眉峰之人已也狐狸之而狐扣之是以無成功天生眉峰而厄之如不克至是極也夫天乎人乎後世其何從讀眉峰之詩乎道光二年九月包世臣書于都下

書述學六卷後

右江都拔貢生汪中容甫文六卷余以嘉慶辛酉至揚州訪容甫而歿已八年得儀徵阮尙書所刻述學其題詞曰心貫九流口敝萬卷又有廣陵通典至精覈繼識其甥畢貴生及其子喜孫因得容甫自刻小字二卷與阮本無異又于蘭亭冊前見其畫像就求遺書則皆容甫自以屬其友寶應劉台拱惟校讀之左氏傳說文解字二書藏于家然其所丹鉛者皆理顯迹非精義所存乙丑予再至揚州與貴生同榻而容甫八子夢自言其文之得失甚具如某者王次與貴生共咤其異而喜孫叩門入再拜曰劉先生

病甚召喜孫付先子文稿行促不及相告歸舟阻風三日  
乃得達先子草稿紛糾非吾子莫能爲訂定者貴生日舅  
氏已三日自來屬慎伯矣慎伯其無可辭時盛暑子竟十  
日夜爲徧核稿本乃知述學者容甫弱冠後節錄以備遺  
忘之類書自于冊首題曰述學一百卷已成者才數卷至  
乾隆五十五年容甫自檢說經辨妄之文并雜著傳記若  
干篇以世人皆聞述學冒其名刊行于世廣陵通典已成  
者八卷其目錄自夫差開邗溝至史可法守城共十卷廣  
陵對乃其要刪而楊行密以後尙闕原題曰揚州通紀改  
曰廣陵通典又乙之卒未定其名容甫少孤貧無師而自



力成此盛業不可謂非豪傑之士也年三十而體勢成多  
可觀采四十五以後才思亦略盡矣既自刻二卷而心知  
未愜然劉君受付囑者十餘年才校刊三分之一又時以  
世俗語點竄之容甫文長於諷諭而甚深穩偶有一二語  
直質者則加以芟薙及喜孫載稿本歸而精誠遂感予夢  
以是知文人魂魄常附稿本可哀也已襍稿四冊各厚寸  
許文皆有重稿或有至三四稿者惟靈表二篇每篇三四  
稿詞各異而皆未成予爲集各稿之精語不改一字而成  
文仍如容甫之筆別刪說辰參說夫子京口浮橋議月  
明堂圖諸篇而更劉君所點竄者題曰汪容甫文集釐定

爲正集三卷其酬酢之文一卷爲別集以授喜孫世人皆稱容甫過目成誦而使酒不守繩尺貴生母容甫親妹也嘗語子曰先兄每日出謀口食夜則炳燭讀三禮四十行四十遍乃熟性不飲終其身酒未沾唇生平與人書雖數言皆具稿猶塗改再三稿中遇應擡頭字皆端寫余驗其稿本良然容甫三十二始出遊至大興朱學士安徽學使署名益起然學士豪舉幕中多盛氣少年觀容甫與朱武曹書志在遠大使不出學士之門所就當有進于此世人又言容甫前妻孫氏死于非命然孫氏被出後予至揚州時猶存益人言之謬戾如此容甫生平所著述已成未成

予皆得見能言其學之所至涉獵經史不爲專家抑以囊  
貧無藏書比壯常遠遊及晚歲稍裕可家食而精力衰耗  
故不能竟其業至其爲文柔厚豔逸詞潔淨而氣不局促  
則江介前輩罕與比方貴生有其豔而無其厚又已早夭  
近時揚州有劉文淇孟瞻攻經籍過容甫文筆亦幾近而  
工力傷薄楊亮季子充其樸茂可出容甫上而耳目淺狹  
以艱澀尤傷邊幅二子皆年少好學常從予遊是當踵容  
甫而起者矣喜孫宦遊入都中間相失十數年道光壬午  
九月喜孫乃以此刻來貽悉改亂非予所定亦有數篇  
喜孫續訪得而予未見者容甫之靈能自致于予而不能

終呵護之使不變動以自存其真也悲夫

讀大雲山房文集

右初集二集共八冊故友陽湖惲敬子居之所作也子居文精察廉悍如其爲人其紀疇人逸士以微知著常數語盡生平持論有本末言氣化言仙釋皆率臆而談洞達真契推勘物情不事谿刻而終莫能遁近世言文未有能先子居者也然敘述臚仕富子則支離拖沓有所諍議必擲揄顯要卽誚訕守土長吏率多府罪于下是其不能無蔽也子居性不欲有所後於人而義味益闕故於古先賢哲所不言與言而不敢盡者則莫不言之又不耐受譏彈流

輩固無以加子居震讐氣矜罕能以所欲言進及進而得  
盡者子居之文必傳於後世然其必以是數者致累亦無  
疑也然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  
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系之自謂真古矣乃  
與時文彌近子居當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  
傑之士哉其兩集目錄述古人淵源所自當已然與人論  
文書十數首仍歸方之膚說將毋所與接者庸凡不足發  
其深言耶抑能行者固未必能言也子將訪哲弟敷子寬  
於海寧子寬心成之士能言其兄文所至者也故書以勸

之

舊業堂文鈔序

天下之所爲貴士與士之所以自貴者亦曰志於利濟斯人而已然學不足以輔志則夸大少實識不足以將學則迂疎寡效氣不足以持識則瞻顧無成然或負氣太盛又常致激切債事如山澗暴雨之集橫潰四出一往而涸明僉都御史凌海樓先生由知縣擢御史廷諍天下大計拜杖歸田及起用原官風操彌厲朝政幾肅甫膺顯擢旋被中傷迹其氣矜之降意必句決目眦字流血淚而章疏詞指巽婉和易一若有所不得已而後有言者可謂好直而不蔽者矣至被評廢棄之後其能放情山水逃心禪悅

者已爲超絕流俗而先生居於澤國深求疾苦委曲達當  
路卒使水有所歸出鄉里於溝壑是其用之不終於國者  
必求有成於鄉守氣平用識審夫豈矜名買價之徒所能  
望其項背耶先生詩文甚夥稿藏家祠裔孫曙求之數十  
年乃得錄副苦資囊擇其實關世用者得若干卷鈔付梓  
氏使後世尙志之士受而讀之如坐和風祥日中而知驚  
飈怒霆之不克有濟而賦性寬柔者亦有以自勉不至坐  
弃於委靡焉天下事庶幾有起而力任之者乎

贈芳彥閣序

吾聞子瞻氏之論文已其論六一居士曰著禮樂仁義之

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  
理以服人心使天下知以通經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  
犯顏納諫爲忠其論范文正公曰公少時已有憂天下致  
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乃其出入將相迹平生所爲無出  
此書者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益如飢渴之於飲食欲  
須臾忘而不可得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其論  
樂全先生曰公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一皆本於禮義  
合於人情是非有考於前成敗有驗於後吾又聞子瞻氏  
之論學已其告張琥曰富人之稼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  
有餘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食足而有餘則



種之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其稼少糝而多實久  
藏而不腐是以善學者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其告吳  
彥律曰南人日與水居七歲而涉十歲而浮十五而沒夫  
沒者豈苟然哉是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  
五而得其道使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  
其言試之河則未嘗不溺故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  
沒者也是故舍禮義忠孝是非成敗則無所言文矣舍文  
則無所言學矣舍學則無所言道矣然而世遠道喪以黜  
字爲學勦聲爲文其上者乃能鉤稽名物刻鏤風雲正經  
則失要治人則無功師友謬說聰明銅礮是故自任斯文

之重者有根於性有成於習舉世競爲俗學以求售其售者上得以行其欺罔下得以肆其賸削則共以爲能而有人焉遺遠世俗自尊所聞言依於禮義心混乎得失雖撻怒召謗以至於頓躓瀕危而不悔窮則守之以終而教誨其子弟達則操此以往而惠保其黎庶其爲文也則能究人情之極况於直道以上繼夫作者此根於性者也有人焉倡之於前而健者聞而慕之獨處則以古爲師羣居則擇善而執慎守其術精通所明不撓於勢利不惑於浮議其旣也以已度人而其理同以身體物而其心安故其教亦能黜華言濟實用不悖於作者之旨而其達也可以不

負所學此成於習者也毘陵方君彥聞有志於用世之道  
爲吾友晉卿所推年三十名譽噪都下求舉輒不當於有  
司近世之用人也驟士獲兩舉輒以試於政子瞻氏曰學  
醫者人費政之費人也甚於醫與其不幸而費人也毋寧  
費時彥聞篤學而工文故稱所聞以告之並以質之晉卿  
焉

贈余鐵香序

嘉慶辛未夏在都下善友陽湖惲君子居爲言新建有  
余君鼎者字鐵香年少負奇才爲詩文下筆輒數十言  
諷諫初觀采石能持鐵槩重十二斤上馬擊刺簸簸風旋不可

止其意氣激昂差似吾子子居故罟所許可其言可信重  
及丁丑秋乃識鐵香常劇談終夜因以徵子居之不妄嘆  
也然生才易而成才難才不用而使人咨嗟歎息易見用  
而能必成成而能與人相安安而可久爲尤難夫才人負  
氣銳往徧讀古今書史抵掌論天下事若無可爲者一試  
於政常苦紛更而易敗及數經挫折又遂鍛鏃鋒鏗浮沈  
流俗是故士無銳氣者平居事襞績剽竊以求悅於有司  
幸弋獲而與人民社齷齪昏昏播惡釀亂不可爬梳其有  
銳氣者又以未閱歷而少成及其閱歷稍久乃卒歸於庸  
俗是天下事卒無有能理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守氣以恆

而養氣以善悔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又曰无咎者善補過也震无咎者存乎悔有物有恆未能遂言無過也見過而震悔以補之所以能遠於不恆之差則東坡其人也東坡少年銳意天下事及其晚年立論與少壯如出兩人然其心乎濟世利物百折而不回者終始如一而晚乃彌華觀其前後論議之殊蓋悔者屢矣然其用悔也在斟酌事理之當否而一身之崎嶇顛躓不以介於其間此東坡所爲深契周孔无咎之旨善用其悔而可爲百世才其節甚者也予歸歐時侍先君子受孟子問曰今天下

無道學以善補過者鮮矣料第皆讀孟子何不遵行其道而使

貧富相耀宗族渙散耶鬼異日若得一命以上持此以出  
其可乎先君子曰兒骨相非貧賤者然推此意與其必不  
容於流俗已然兒慎保初心毋爲習俗所染況事變不常  
非一人聰明材力所能備知兒其慎之遂賜字曰慎伯謹  
拜受而心識之稍長讀東坡文益銳意欲任事而好言兵  
繼知善兵者必明農習法隨地諮訪察土穀之宜明山水  
之脉乃集論自漢以來刑法諸書以迨現行條例推世輕  
世重之故以卽於人情又恐今古異宜求官書讀之以窺  
本朝制作之盛粗有所得既踏踏無所設施又食貧不能  
自遂乃蓬轉依人隨時建議或獲聽信而施行時有窒礙

則潛更暗轉以救不逮蓋亦屢有悔矣然自念大閑未逾  
雖叢謗集身幾至危殆卒未有蕩去繩檢辱身辱先者是  
以屢困而守之不變不爲士君子所棄子居長於子十五  
年其爲人果健爲文勁直爲官剛介皆與世俗相違背更  
折磨者數四而不改其初庶幾成才者矣鐵香稚於子亦  
十五年相其意氣於子居爲具體非子所能爲役然未經  
挫折一往奔放其歸不可不慎也予之得交於子居也以  
善悔而不誤用故自述生平以質鐵香鐵香以子居故不  
以子爲妄誕其卒能有成而不負生才也則子所當與鐵  
香共勉以期無媿爲子居之友斯可矣嘉慶廿二年九月

廿八日

湯賓鷺先生文集敘

予以嘉慶壬戌至常州先生前卒已四年而常州人士稱  
文獻者必首舉先生以爲樂善疾惡坊表人倫多識前言  
往行其爲文常依於闢幽顯微至再至三而不厭殆荀子  
所謂君子必好辨者也予旣慕先生之爲人不及見因求  
其書積數十年不可得及道光己丑先生之女夫張君翰  
風宰館陶爲先生校刻遺集予取道過從因得受而讀之  
其詩導源香山而不襲其貌反覆委縟必盡其意長律七  
古爲尤工其文則長於記事論說以達意爲主而橫直自



成體勢望而知爲有德者之言足以取信來茲自唐迄今  
千餘年以文名者十數家以詩名者數十家並以馳騁變  
化成一家之機樞爲後世法宗而學者耽精疲神於此十  
數家數十家者規撫形模於長短瘳徐之間蓋亦有庶乎  
維肖者已而常不足當有識之觀采夫豈古人不可學抑  
爭章句之末者固未能與於言志載道之大原也耶故其  
傑焉者沈研古籍必比類以吾身所親歷按切於吾心旣  
了然無所格閼乃屬辭而注之手自述所見其條壘指趣  
絕去依傍之迹而又不至於橫流奔放則其所詣雖未及  
與彼十數家數十家者比而能使讀者聞其聲如見其人

則亦足以自植而不朽。故自唐以來，有書傳而不甚著者，又不啻數十百家。先生則其流亞也。先生無子，以從姪爲嗣。說者謂先生忠厚嚴正，旣博學雄文，不得於有司，無所設施於世。而天又靳其嗣息耶。然往昔達人如漢之揚子雲、唐之李太白、孟東野、宋之程伯淳、近世之顧亭林，是並文切物理、道周世用，彼蒼蒼之不可知者，何獨至先生而疑之。予少遊大興，朱文正公之門，大興實先生尊甫門下士。淵源可溯，予近又與翰風爲至戚，托親串之，未屬故不辭不文而書其梗概，以告觀者。

方岩夫軫詩序

予以嘉慶庚申冬訪翰風於歙翰風握手卽爲言有方君  
岩夫可與言詩而岩夫已聞予至炳燭相過從劇譚徹宵  
次日以五言四章爲贈其情動於中以成尙德之文沈鬱  
而不激詭清迴而不促數庶幾作者之風因與極言詩於  
源流所自嬗變之故上自陳思下迄次山其於言之順疾  
唯以能斷爲深而驟轉平流之中壯密足以履險者有與  
應之樂無壹聲之失蓋予展側楚齊吳越間三十年所與  
極口論詩者翰風而外唯岩夫而耳是後則辛酉秋聚白  
門寸拜且庚午秋於韓江一再遇而揚夫遂就吳道未幾  
張壽通字佩於都下岩夫猶予也集蘇語其說詩教唯所

問世而乞予爲序。夫以岩夫之詩之工而真知者。雖翰風與予則求知己於身後。又豈易也哉。然天下後世如有能以予言詩爲然者。則岩夫其不死矣。

韋君繡詩序

謝君默卿嗜詩。遊宦於吳與吳中。詩人習而拳拳。日稱道自以爲弗如者。則韋君君繡及識君繡。讀其詩。默卿固非妄嘆也。夫詩之爲教。上以稱成功盛德。致形容爲後世法。守次乃明迹懷舊。陳盛衰所由。以致諷諭。下亦歌咏疾苦。有以驗風尚醇醜。而輕重其政。刑繁古流傳之什。風裁憲一。其要必歸於此。自當路君子以總持風雅爲己任。退序

也。直進詩辭比羔雁，其中程式者大都入耳而不煩。及其  
遞陳間作，則又能別第肥瘠膚本，以爲酬報儀秩之高下。  
於是文人才士莫不瘁心力，揣聲病以必得當大雅。雖與  
古作者殊科，而其擷藻連采，稱其排比，所以奪人目移人  
志者，亦一時得失之林也。予自齟齬學詩成童，以還篇帙  
頗淹弱，冠出游鉅公，結納若不及。然當公讌游覽贈答之  
際，苟心中無所欲言，輒之不能成章句，始知所學非所用。  
自分薄植，卒無以與當代名流相角逐者。遂輟其業，而所  
遇以益窮。一昨小住默卿官廨，又識蔣君澹懷，讀其詩，  
刻而不露，舉體渾脫，典籍奔走，受驅駛以視君繡，清迥相

軋而精能過之言詩於吳中莫或先二君矣然二君故才力贍逸及責以羔雁之能則亦有近似鄙人者坡老不云乎二生有致窮之具而與不肖爲親又欲索書往尋黃魯直其窮未可量也今二君致窮之具旣不後王庠程遵誨邂逅厚予如恩舊雖斯世無黃魯直而君繡且索予序其詩欲以尋天下後世不可知之人雖坡老亦當爲之咋舌矣故錄彙寄默卿幸爲予拉襍摧燒揚灰於衢以當廣柳之送且告澹懷無爲其後來者

趙平湖政書五篇叙

余少服孟子尚志之說慨然深究天下之利病人樂非笑

之則應之曰士者事也士無專事凡民事皆士事也記有  
之學也者所以學爲師能爲師然後能爲長爲長之事不  
當於爲士學之乎其後讀韓子至縣令子孫累世絜駕故  
人重之則又喟然曰韓子亦士之傑焉者也顧自卑其志  
如是不事士事而語民是浚是故今之長民者見利莫爲  
興見害莫爲除非必識所不及而力有不逮也當其始爲  
士也蓋亦有志孟子之志者矣一旦爲長則又重韓子之  
所重非唯不掩其言也復自變其說曰興利除害之政唯  
可行於古耳或且謂興利除害之在古可稽者未必果見  
諸實事於此而告以尚志之言若必不能以爲非則曰是

匡居常談臨事輒不可用謂爲雖善而無徵也江陰趙君  
球琳圖宦遊浙中數十年屢膺大邑而持論顧與鄙人相  
出入於條理加精審焉凡民生所疾苦諸公羣以爲無可  
措手而泄泄置之且因以爲利者則皆察幾審勢援例比  
案而詳爲區畫之其舉也甚易其推也無害民難旣紿官  
困亦解作爲五篇之書以詔方來是可爲善而有徵者矣  
世有尚志之君子讀其書得引以自堅而志卑者亦無以  
飾其說以助波靡之風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於趙君之  
書兆之矣道光壬辰季冬月朔安吳包世臣譔

讀白華草堂詩集敘



余性癖於詩，無所師承，而冥心探悟者十年，似有得然，未敢自信也。嘉慶庚申秋，識陽湖張琦、翰風於白門。張君曰：吾子高才絕學，而溫柔敦厚如是，是必深於詩。因相與爲深言，出舊草二千首屬張君。張君爲刪定存什一二，曰：後人讀之而深求其義，足以達政專對，已何必多。余自此遂輟韻語。道光乙未春，因烏程凌塾厚、堂識鎮平黃君沓鐵於都下。黃君詩名滿宇內，示以刻行之九卷，而屬爲序。黃君詩刻行已十餘年，載筆通儒，欲得序其集者甚夥，願以命余。媿不克當也。讀其詩，少作已成體勢，節奏轉換緩急，不弛和而不滯，庶幾有德之言，壯歲漸變而適上，緩仍舊。

而和若少遜者然新意時出真吾迥然見矣煮酒劇譚常  
至中夜笙磬之同自晤張君後閱春秋三十有六年未有  
若吾黃君者也夫推極詩道所致其單微幽渺可以奪造  
物之權變人心之度使寒燠不能操其舒慘哀樂不能主  
其欣感斯固作者偶得之而不自知讀者心領而無以言  
狀者也至於念衣敝則知愛狀車聲則知敬剡屐倖則盛  
陳筭紱哀疏遠則備揄盼倩是則體之不可不明者也或  
無端轟起萬類驚心或文外旁情一縷彌布或羣流迸赴  
而束以一峽或一源下注而散爲衆派或崖勒奔馬或梁  
繞透聲是又勢之不可不明者也爲境萬殊用法一貫論

志者感其微言行遠者脩其盡飾窮原竟委吾無以測黃  
君藝之所至矣余往來吳越間久所見工詩者有無錫趙  
函良甫長洲蔣志凝澹懷然皆未嘗與論其得失之故殆  
於失人於今悔之異日黃君或遇二君出此相示當有雅  
契且藉以補吾過也

述古孝子詩序

人之心不可使放放必由於無所事心無所事而不能無  
所之則放矣故古者教人於平居則春秋禮樂冬夏詩書  
行以采齊趨以肆夏使此心無時無地不有所事以守之  
而不放也至於居喪則主哀而不尙容自成服以至免喪

歷三載之久而身以廢業無所事事若非有束其心者在不能保其不外馳而忘哀也是故始喪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凡以自管其情目之所觸聲之所發無非歸厚之教設此閑以防其心者也分宜趙南庵先生之執母喪也居廬之日檢古孝子事迹摘敘其畧各綴以五言二韻積二百首蓋三載之中無日不與古孝子相晤對創巨痛深情難自已與古人喪次讀禮事異而束心於哀則無殊也先生五世孫芝巖茂才年少工爲文不忘祖德以是編見示乞序而梓以傳之後之得是刻者罔極之思有不覺其油然而生已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類至五世而手澤益彰其

斯爲君子之永錫也乎

江季持七峰詩稿序

夫詩難言矣。尼山以學詩爲教，而可與言者僅乃二人。降及李唐，傳人萬數，而其至者，伯玉子壽、太白子美、次山而已。何其蘄耶？蓋詩教主於溫柔敦厚，然其旨趣寓於意者半，而發於詞存於氣者亦半。是則無迹象可求，非言語所能喻也。夫以詩之關鍵見於迹象，其激射隱顯之可說以言語者，常倉卒不能得解。人沉微妙於此者耶？是以余馳驅楚蜀、幽燕、吳越之郊四十餘年，詩人莫不識而可與言。深言者唯陽湖張翰，其次則歙方岩、夫荆溪周保緒高。

源黃修存東鄉吳蘭雪蘄陳秋舫無錫趙良甫桐城汪奐  
之吳蔣澹懷鎮平黃香鐵而岩夫奐之皆吾皖產岩夫之  
氣厚奐之之詞柔俱有得於詩教矣而岩夫資力爲深自  
岩夫奐之相繼物化有後起者吾未之見也道光庚子余  
待辨豫章多暇日倪蓮舫太守持皖江三家詩板本見示  
並言汪平子余伯扶非江季持匹擬別刻專行之而請爲  
序余受而讀之太守之論蓋信季持余曾一再見於白門  
不知其能詩也今讀其詩庶幾有窺於柔厚之旨不及岩  
夫而軼奐之是足以爲吾皖三家矣篇什雖不充素絲  
句品證上中陝郊一篇心傾杜老亦奚必求益擇肥如買

菜市瓜之爲也耶。余嘗謂不失人以季持觀之則失人正多矣。工詩者未必可言可言者或又失之交臂則信夫詩之難言矣。

王海樓訪詩序

詩之爲教深矣。其深者必於溫柔敦厚而不愚。詩之用有美有刺。溫柔敦厚意其主於美乎。然古今傳詩之用於美者什一二。而應制教希。恩澤充羔鴈不足與於詩教者。已居大半。其他風雲月露體物卽事之章。苟有善者亦必出於比物連類。以致寄託聖門之說。詩曰言之者無罪。聞者足以戒。然則詩教始寓於刺耶。蓋詩義六而用在於風

與興一氣相感謂之風微言諭志謂之興而所以妙風與興之用者則曰離合曰隱顯顯則與人以可見隱則與人以可思可思故無罪可見故足戒離合者又所以妙隱顯之用者也隱顯離合之用彰故其詞溫柔溫柔故無罪其旨敦厚敦厚故足戒已無罪而人足戒且何愚之有以此爲教不其深乎漢氏去古未遠流風猶存魏晉以還藻績迭興而先覺不乏比及有唐射洪曲江青蓮杜陵道州是其選也宋之眉山亦庶幾焉不由此不足以爲詩不解此不可與言詩則匪惟其教深也而言之實難同年生王君海樓蜀產也於射洪青蓮眉山爲後進自幼好詩數十年



不勸前以貲作宰浙江屢膺大邑被議左遷來豫章復入都再鑄級仍以貲復官道光壬寅自都返豫章哀其被議後詩若干卷示余余受而讀之蓋駸駸有離合隱顯之意詩固難言矣遇可與言者又不得不言故與爲深言卽以爲弁

澹菊軒詩初藁序

近世論詩類以侔色揣聲爲工若其出於閨閣則羣詫以爲奇抑思國風所列半出婦女尼山刪詩以維世道夫豈以閨閣故恕而存之耶夫溫柔敦厚詩教也微言相感以諭其志詩法也循法以知教其工初不侈於聲色漢魏既

遠南朝專取詞藻有唐為窮聲調故侔色揣聲之業以日盛下至以詩為羔鴈而聲色之外殆於無詩矣然而長言詠歌極之手舞足蹈而不自知依永和聲而言志之旨益明則侔色揣聲固亦詩道之馴而必致志士多感女子善懷苟有能者必歸於此陽湖張宛鄰先生詩浸淫漢氏而與余獨有笙磬之同者此也先生長女適昭文吳彥懷比部者為孟緹恭人著有滌菊軒詩斯能紹家學而昌詩教已憶余以嘉慶庚申徒步數百里過訪先生恭人才齒齒其女弟緯青婉紉若綺多在孩抱閱七八年則姊娣詩詞稿皆成帙緯青幽雋婉紉排慕若綺和雅各得先生之

體恭人則纏綿悱惻不失於愚屬詞比事必達其志節族  
膏澤多所自得被文采而能高翔矣比部詞壇之雄倡隨  
齒爲知己尤藝林所希有道光辛丑恭人年五十矣其弟  
仲遠吾甥也梓行其集而屬序於余前序出劉君廉友其  
言旣至允而恭人之學成於艱苦窮困者若綺後序又備  
述之余故揭恭人之詩法以告觀者若徒見其詞藻之溫  
麗聲調之悠揚而驚嘆爲閨閣之傑是仍昧於詩教未足  
與論恭人詩也

爲朱震伯序周底脩篇譜

意內而善外謂之爲教也然意內不可強致言外非學不

成是詞學得失可形論說者言外而已言成則有聲聲成則有色聲色成而味出焉三者具則足以盡言外之才矣夫感人之速莫如聲故詞別名倚聲倚聲得者又有三曰清曰脆曰澀不脆則聲不成脆矣而不清則膩脆矣清矣而不澀則浮屯田夢應以不清傷氣淮海玉田以不澀傷格清真白石則殆於兼之矣六家於言外之旨得矣以云意內唯玉田白石耳淮海時時近之清真屯田夢應失之彌遠而俱不害爲可傳者則以其聲之么妙鏗磬惻惻動人無色而艷無味而甘故也揚州專力詞學自冬巢汪冬巢受法於吳祭酒祭酒于詞尙傳色其氣濁其格靡以

賦浮爲能事，冬巢力能擺脫。本師求諸兩宋，以自立繼起。則西御王君尤能博綜諸家，而心知其故。震伯續自得於聲脆如冬巢，清如西御，澀則隱隱在齒牙間，爲求之所不及。養之以學術，煉之以境遇，則意內之妙，吾將於震伯旦夕遇之矣。

金篋伯竹所詞序

詩詞賦三者同源而異流，故先民之說詩也，曰微言相感，以諭其志。其說詞則曰意內而言外，而說賦旣曰古詩之流。又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是詩與詞兼有分疆畫界者，豈非以其觸景物而情有所寄，托於美人。

珍寶以爲諷諭。雖本興之一義而流弊有馴。致乎詩自漢氏分五七雜言。迄唐氏季世溫柔敦厚之教蕩然已而倚聲迺出其體異楚俗。襲詞名者蓋意內言外之遺聲也。然其時流傳之章。委約微婉得騷人之意爲多。與其詩大殊。蓋其引聲也細。其取義也切。細故么而善感切。故近而善入。五季兩宋之能者。並臻茲妙。自茲已降。靡者沿流揚波。而不知其本。俳諧謔浪以爲能事。蔽錮且四五百年。及近人錢黃山始鑿其窾。而臯文翰風二張先生繼之高才輩。出復兩宋舊觀。篋伯之尊甫嘗從臯文先生遊。篋伯又問益於翰風。其工詞也宜矣。並世工詞者莫如董晉卿。董

君二張傳業之愛甥也。余嘗語之曰：吾子賦亞文通子山詞兼清真白石，然吾子詞材伐之兩宋，是猶未免時世慳也。導源濫觴，以楚騷尊其體，不亦可乎？董君然其說，卒未能遷業。余苦筆重體氣，不相入。以篋伯詞之工，遠來問序，其不謬余言也明矣。篋伯果不謬余言也，則伐材於湘沅，以大倚聲之門戶，是二張所未先覺者。拔戟自成一隊，吾不望之篋伯而誰望乎？

粵都宋月臺

維駒

古文鈔序

唐以前無古文之名。北宋科舉業盛，名曰時文，而文之法以應科舉者，乃自昌爲古文。時文之法坦，而隘古文之法。

峻而寬寬則隨其意之所之或致大偏於法於是言古文者必以法爲主然其時之能者無論伯長太伯始事之倫卽歐王蘇曾絕足相繼力矯時文之弊而卒不能盡洎乎有明利祿途歸八比時文之法較嚴於宋而士人習之又最精其間有志復古如震川鹿門者所爲古文猶不及其時文之善若其專力屏絕時文一語不以入古文者則不文而已何其難耶蓋文之盛者其言有物文之成者其言有序無序而勉爲有序之言其旣也可以至有序無物而貌爲有物之言則其弊有不可勝說者夫有物之言必其物備於言之先然言之無序則物不可見物卽可見而言



不可以行遠故治古文者唯求其言之有序而已讀書多  
涉事久精心求人情世故得失之原反之一心而皆當推  
之人人之心而無不適焉於是乎言之而出之以有序此  
間世之英古所謂立言之選也其能深求古人文法而以  
吾身入其中必使其言爲吾所可言所當言又度受吾言  
者所可受所當受而後言之而言之又循乎程度是則可  
以爲有序矣是故有物之言時文有時可與古文同有序  
之言則古文有必不能不與時文異者此之不可不察也  
月臺宋君承祖若父之家學致力古文者數十年波瀾  
尙壯色論議不求聳聽唯斤斤以無序爲戒是固知所先

務足以加人一等矣。近世古文推桐城姚氏，其造詣實能別時古之界，所言信爲有序。門下士如陳石士侍郎、梅葛君、戶部管異之、孝廉吳仲倫、明經皆親承指授而有得。然唯吳君爲能真傳姚氏之法也。宋君嘗問業於姚氏，治之不已，何遽不與吳君並稱高足乎？予不敏，文於古人無似，而謬爲羣流所推許。宋君旣不恥下問，於是乎書。

樂山堂文鈔序

人莫不有所欲言，言之有章則爲文。故曰：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詞之於言又其精文之所以精者。曰義曰法，故義則言有物，法立則言有序。然以有物之言而言之無序，則

不辭故有物者不可襲而取有序者可以學而致是以善  
文者必盡心於法以爲言而不敢縱其所欲也自漢迄隋  
集傳百三隻句碎字珍若球珙有唐以來遺文漸夥而千  
三百年所盛稱者八家是外雖名氏在人口耳尙不翅數  
十家而已若存若亡其巍科膺仕因乘資力結集累卷帙  
盛剗刷者以萬數世無得而稱焉彼萬數者豈不心勤沒  
世乎迺旋踵化爲糞壤夫八家者又豈敢必後來之竟莫  
比並哉至所謂數十家者文固不後於恆人加以德業在  
當時藉得畱其文於若存若亡之列噫何其難耶然而濕  
八家者則旣千載如生已士苟有志斯文莫不尊之如父

師親之若椒蘭而並時儕輩幸得廁名焉亦復託以不朽始歎文字之力吹枯噓生功同造物矣然吾聞歐陽子爲文脫稿卽糊牆壁間出入塗乙至不存原文一字夫歐陽之初藁其超越尋常豈顧問哉而必塗乙至不存一字乃目愜則知韓柳王蘇曾之造詣亦必爾也昌黎之頌李杜曰流落人間者泰山一毫芒則知古人皆作之多而存之寡也李杜集有兩三稿並存者則知古人雖再三改竄而猶有未定也樂山堂文鈔曾君受恬之近作置郵相質並乞序曾君以楚南之望仕優而學不恥下問其於文也題使作作之良亦多矣多作則可以待刪載刪而慎存又

益以善改若歐陽子之自程者工力深風裁峻澄汰渣滓菁華秀發今人何遽不如古人哉古人夔絕如八家是固天寶非人力所幾然浸淫乎不懈以及之其必不與前此之萬數者同歸泯沒可知也故書之以諄曾君

齋物論齋文集序

說者謂天地之氣日薄故古今常不相及然而在物者鄱陽之磁端州之硯近產則高出前代其在人黃魏施范之奕自昔無與比乾隆中增試唐律而近日工試帖者顧優於唐邵戴二錢王段之於小學推原古訓博辨不支蔓纒宋氏以來所無賦則自南朝不競逸響莫綴子心儀前哲

私詡絕業及見晉卿作深幸德之有鄰益嘆其秀出不可  
到繼又讀其古文說經有家法情深文明取勢琢詞密而  
不褊委婉而遠於姚冶依八家成法而健舉能自拔晉卿  
時年始二十有一子反復雜誦爽然自失謂之曰八家雖  
唐茅所次然無以易之前人欲離去者其文率詭誕無統  
紀墨守則推熙甫望溪爲傑然者猶不免爲嚴家餓隸汗  
流僵走不自耐姬傳近出較望溪爲純淨而彌形局促吾  
子勉之充其材力抗顏八家而爲九其在斯矣嗣又得容  
甫文八十餘篇子居文二百餘篇而讀之可采者什二  
子嘗謂子居曰子之文勢驚驚凌厲接武介甫容甫文得

逸宕於彥昇季友繫援蘭臺以摩八家之壁壘而旗鼓未足相當二君故自爲強國執牛耳者虛之十稔終當以歸晉卿矣子居頷之晉卿遊楚豫齊趙十餘年晚歸袁浦所至求文者麇集晉卿面柔不能拒所請又不欲以千秋之業徇人牽紆迴宛曲必欲讀者於言外喻其指以是益不能自別於永叔介甫而拔戟成一隊也以晉卿之奇姿闊出又有學以濟之徒以困於所遭不得獨行其意晚更困於病工力中輟以不能盡其才豈非命也夫唯予弱植謬爲世人所推而晉卿憇息尤至年將五十自度所學終未可見用遂亦有志斯事舉芳八家而不受籠罩蓋庶幾焉

然奔走數十年，荒惰相乘，學殖盡落，辭不副其意。予故以  
悲晉卿而更自悲也。晉卿文無不以示予，所見尙倍於此。  
刻此刻爲申耆所選，而申耆病甚，實出明下士手。文存者  
多少，作晉卿三十以後，文固爲酬酢所苦，然亦有觸事發  
意，優於少作者，而選多不存。晉卿文旣不能盡其才，此刻  
又不能盡晉卿，唯幸賦則全錄，其所以攀班張下亞江  
庾而無媿者，猶足使後來有志之士信古今未必不相及。  
而及時自力也。道光癸卯重九日安吳包世臣書。

書陳雲乃延恩罷讀圖

本字登之，近改字雲乃。

道光壬辰，雲乃以郡倅籤分江蘇，未出都爲罷讀圖徵題。



咏中外詠詩者各以詩贈大抵謂雲乃雄文碩學屢躋場  
屋至以賢進身出試幕僚則爲不得其職宜其憤激慨慷  
而爲此圖也既至省以示其友包世臣世臣則謂雲乃平  
日讀書者僅爲科第計者則當撻斷爛塵腐以期必得  
何以穿穴經史求立言之本意歷二十餘年遭挫折而不  
改是固將有以用之也今逾博學不出之歲及鋒自試豈  
復有所憾哉然則斯圖之作正孔穿所謂王事如龍勤慎  
之義也世臣既未仕又素不學然頗悉近世故事達民間  
情僞以雲爲志才識堪益以郡縣事不足忙亂其身心  
吾爲恐雲乃未始事而不知懼履事願以爲中流自在者

不足爲者，漸乖作圖之本旨。願雲乃常守勤慎之心，臨事必按以方策所載，是否有合而後行，是其於讀書也。欲罷不能，則吾道之深幸也。洎於視事，受民人社稷之寄，接閭閻小民，隨在修孝弟力田之教，進都人士于廷，與講貫立身處事之體要，仕優則學，又安能罷讀也哉。

復李邁堂

祖陶書

邁堂先生同年足下，尚齋太守來奉手書，委曲明著訓誨，以所不及深感深謝。世臣自幼失學家，無藏書，至匙聞見，嗣以饑驅出遊，遂廢佔畢，幸所至不見棄於賢士大夫，在求師略有領悉，又性喜體驗人情事理，攬論今古得失。

如蛩蟬自鳴非敢言文何論於古哉謬蒙四方名流加以  
獎掖甚至指爲壇坫推執牛耳世臣頗有自知之明廿餘  
年不敢承也而友人辱推彌至遂有往復論文諸書不過  
悉愚者之慮數他家之寶耳足下沉精斯道且三十年耳  
目至廣趙宋以來大集小編無不搜覽衡其輕重平其去  
取世臣何敢出旗鼓以相當重辱雅教亦不欲默默尊諭  
有物有序是矣然以搭架式起腔調當有序則世臣所未  
喻也又謂周秦文體未備是矣魏晉以後漸備至唐宋乃  
全云云鄙見以爲文體莫備於漢唐宋所有漢皆有之  
有漢人所有兩唐宋及無者尊諭明代喜稱秦漢近代喜

學六朝云云明代王李諸公之陋已經論定不具說近代學六朝者唯見汪容甫一人此外等之自鄒烏覩所謂喜學六朝哉又謂震川不搭架式起腔調世臣三十年前曾覽其集於中酬應之作居什五六莫不以架式腔調爲能事此固不得不爾然其由中欲言之文亦未能擺脫此四字也惲子居欲以子書救八家之說自是賢智之過子居得力全在介甫短章小傳定稱高足容甫之文經世臣手定者爲其子弟所亂述學二卷中說經未爲精湛然有深通古入文法者什可二三人盛傳其廣陵對琴臺銘下乘哀鹽船文差有哀雅之致亦非上乘至如釋三九狐

父之盜頌弔黃祖文沈椒園狀馮按察碑諸篇則妙絕於時至世臣所謂惲汪兩家可以抗行者以足下旣深於子居故言之以廣其意非謂必足下採容甫入文錄庶可不朽也太守言尊選已刻成此盛事近世文集人不盡見得此刻可以廣其傳矣至於人心嗜好斷難強合如入都市者各市其所欲得豈不爲美備也耶尊諭作室作樂兩喻妙矣然離宮別墅么弦孤調又豈可無法而成之哉梁柱必正宮商必準不可破碎不可散漫本無間於大小也大要作文難知文亦不易非知其詞之工拙之難知其用意所在之難也古今傳誦之文無如龍門答任少卿書童而

習之搏撫無虛日。自蘭臺載入本傳。以書中有推賢薦士四字。因下責以古賢臣之誼一語。揚爲緣起。若就此四字推尋。答書之意。則書中數千言。十七八皆如醉如狂。讀者不得其所以然之故。則爲之說曰。攄發一肚皮憤懣。不平。試思攄發憤懣。遂果爲宇宙至文耶。李少卿答蘇武書。依仿結撰。書內畧摭來書數語。用意往來。實如影響。何此書除令刀鋸之餘。與私心刺謬數語外。悉似狂易耶。二千年來一大疑案。習焉不察。世臣於此稍窺其微。一語道破。則字字皆有着落。故敢獻疑於足下。請檢本而朗誦之。默觀之。累日兼旬。或能示及以決之。則此生之幸也。六國表序

魏其武安列傳贊始皇本紀贊皆人人肄業所及然讀者  
不過熟其腔調以供搨撫世臣細究之乃知其枝枝節節  
觸處皆不能通既已得疑反覆全書似能見其深而通其  
意足下好學深思故并獻焉至於八家昌黎取材至富雖  
原本於孟子而得筆不止一家柳州以下皆得之韓呂二  
子永叔東坡所得尤多夫所貴於子書者謂其晰理必至  
精論事必至當言情必至顯爲後人所不能及耳非謂其  
製體修辭異於後人遂以爲新奇可喜也是故子居以子  
書救八家之說未爲得也自八股取士之後士人進身以  
此此體文律至嚴吾人用力於此亦較他業爲深少小說

習先正時文稍長則讀八家之近於時文者以資潤澤故  
士生今日工時文而不能古文者多有矣若工古文而反  
不工於時文則斷斷無之若其少小習時文規撫房行以  
俸弋獲得手之後託言古文以爲名高過此等輩唯與之  
唯諾委蛇而已不必與正言莊論也八家與時文時代相  
接氣體較近非沉酣周秦子書必不能盡去以時文爲古  
文之病耳若謂以子書救八家則八家何病而待救耶世  
臣雖淺陋無似然於列代文集亦曾致力來論疑世臣以  
八家爲不足觀似不應妄誕至是唯不能自曉其目擊  
方之祛以求塗耳足下賜題中衢一勺非菲薄所敢任唯



後段擬以非倫故前書略致其意此次承索原稿欲刪訂  
後段具見從善如流亦見俯察鄙人非爲標榜傾軋者謹  
如命奉繳恐太守行速燈下匆匆唯不吝教益是所禱切  
順問道履無恙世臣頓首

答陳伯游

方海書

伯游仁兄足下日昨二小兒自白門返豫章敬詢侍奉安  
吉揚州館事甚好爲慰次早小兒啟篋出手書辱承系念  
深至嗟歎枉抑詢所事是否結正並問貴省有德有造文  
士展緘三復有如握晤自閏月初十星使北轅事即已結  
若謂枉抑則昔人遭遇或什伯於此無足言者至貴省爲

文學數澤僕荒落頽唐何足以知之然所知亦有說近代  
永豐徐湘潭字東松癸酉拔貢年近六十詩古文名謂喜  
積稿至七八寸多自加丹鉛評隲者盡以見示其詩不過  
酬酢畧以詰屈語自飾無關詩教古文當得手時饒有騷  
然以長油然以幽之致且無時文氣息字句間襍其中唯  
傷散碎繁絮良由居地既卑求請者率鄉里富人斗米百  
錢視爲奇節以致黃茆白華一望觸目僕諄勸其刪節自  
珍而驕矜已甚殊爲可惜若能澄汰沙滓庶幾鈍翁之後  
車矣生性迂緩跬步滋疑然自守不苟誠一鄉之善士也  
南昌姜曾字樟圃庚子舉人年四十餘博聞強識而文筆

蕪漫又所學專求前人錯誤極意指摘以誇精博至古人命脉所存可以內檢身心外起溝壑者反在所略似未能卓然有成在貴鄉殆亦原甫容齋之嗣響也金谿黃鑣字子覺附貢生年三十餘耳目亞於樟圃尤熟明史及貴鄉前輩故事弱冠時讀注疏隨手摘爲要刪畧附按語頗有闡發貴鄉爲此樸學子覺外竟未見有替人自作詩文多至七八十卷八股筆力挺拔而太無格轍古近體詩貌似從橫古文次第順適而並傷淺薄僕愛之甚所以將順匡救之者交至至有塗乙其通篇大半者子覺不以爲非人必曰生平第一知己包安吳也然徒義不勇又窶人而

有薄倖之癖，恐未能日就月將以盡其才也。南豐吳嘉賓字子序，戊戌翰林，文筆俊爽，好讀書，能受善年三十餘。此子能不變不怠者，殆不可量。金谿舉人楊士達字耐軒，年二十餘，其祖諱字少晦。君子之有文者也。僕與其兄邁功撫部交久，因識少晦，而少晦遠矣。耐軒頗有志於繼聲爲古文，下筆明淨，唯邊幅太窄，然可望其有成。新建李達觀字惺齋，年二十三，食餼已八年。江西時文舊推陳章，然大士之超逸，大力之沈着，必不可合。惺齋能合大士大力而彌近正，希實一奇也。僕曾奉檄磨勘落卷，閱三四千人，論文又校閱豫章友教洪都三書院課義無能仿佛之者。新

喻張懋芝字雲閣年二十三亦已食餼八股時趨耳而排  
比穩洽有聲色亦不可多得三生舊業皆止八股雲閣近  
館省垣僕使之讀毛詩傳箋亦時時有所見新城陳溥字  
廣夫伯仁太史之子石士侍郎之諸孫年三十餘泛覽百  
家爲諸陳冠詩文亦有卓犖之概然自率資性未見真實  
工力南城曾協均字笙巢年二十四賓谷撫部之幼子八  
比文筆矯健近年閉戶窮經語次殊多妙悟南昌龔弒字  
澗可年七十餘需次學博好學不倦四部俱有探討嗜爲  
詩五言雅近陶蘇而溫雅謙抑不自足與貴鄉人士大殊  
廬陵蕭國琛字崑圃癸酉選拔官南昌府學訓導年方五

十三十年館穀盡以市書積三萬餘卷僕時時過從論說  
偶及崑圃入內檢本隨手卽得通世事而自律嚴有血氣  
重交遊爲古文雖未成而門逕視時賢爲闊大僕在貴省  
將六載所知盡於此矣前哲有永新賀子翼先生名貽孫  
與叔子同爲遺老相距才三四程而各不相知其行治不  
可考有激書五十七篇可四萬餘言大旨學韓非呂覽而  
得其深體勢亦据二子爲本書皆紀載村落俚俗事就見  
聞而推致之則處亂自全之術撥亂反正之規悉於是乎  
在唯每篇起處用呂覽舊法而頗涉眉山永康策冒少少  
所業結習難化以爲疵類叔子擬之瞠乎後矣求人物於

貴鄉立言則賀永新立功則李臨川殆難與爲參矣激書  
外間無本上高李祖陶字邁堂僕同歲生也治古文三四  
十年有選刻

國朝文錄四十家又別錄六大家然不過編纂校核之勤  
唯傳激書之功爲鉅遠承足下不鄙問訊諄至故直書以  
相聞暑甚伏唯珍重眠食晤期不遠幸勿塵念辛丑五月

男

誠家承

孫希

麗魯

希

蘭廉

校字

4

三



安吳四種卷第十一

藝舟雙楫卷第四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文四

張童子傳

童子名楚生姓張氏和州之烏江人也其祖年七十餘禱於霸王廟而生童子故名之曰楚生幼聰慧六歲就外傅日記數十百字同硯席有讀爾雅者童子諸於師亦受讀焉遂通古訓乾隆丙午正月子隨先子謁青山寺祖墓道出烏江遇大雪主其家五日童子與子生同年月日而稚四時甚相愛予見其書室有故籍百餘卷繙閱殆徧童子

曰讀書泛覽無益吾日讀二千字三徧即可倍五徧即大

熟然至其愜意者暇隙諷誦常至數千徧必使自明其義

注解多不可靠也子詰其所自得童子曰論語君子不重

章是夫子教君人之道非爲爲學者言也不重不威即所

謂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也固陋也唯學可以變陋哀公

曰寡人固不固何能聞此言是此固字注腳君人者有威

有學則恐其尙詐任譎故要以忠信爲主然必求勝己者

爲輔佐友不如己即孟子所謂好臣其所教也若云爲學

擇友則恐人將拒我矣雖然內有主外有輔猶不能無過

必勿憚改而君德乃全書頌湯德曰改過不吝者此也

云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是宣王出遊途中遇孟子而見之故曰於崇吾得見王而通章皆言遊觀之事也非其鬼而祭之鬼謂人鬼古惟祭其先曰事鬼祭非鬼卽禮記所謂與爲人後者也又言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當斷句其德連下文爲句旣叶韻又與全經筆法相稱若如今讀作日新其德是宋朝人語已又言史記項羽本紀贊先云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諸侯畔已難已末云乃引天亡我非戰之罪豈不謬哉言羽之失天下實自失之非天亡也蓋背關懷楚則失地利放帝自立則負不義之名怨諸侯畔已則與天下爲難有此三失難以有天下矣

又言鄉黨一篇記孔子者少記君子學孔子者多凡記孔子事皆言似言如而記君子學孔子則言不言必予嘆絕謂之曰吾子精熟經史心有古初何以尙不學作詩文童子曰學在內者也文在外者也俟弱冠內學充而後學文豈爲遲乎雪霽別去而次年童子遂殤於痘後予讀漢書三國志屢見輝光日新之語知古讀正如此讀集解其訓學則不固也如童子說見陽湖恽子居論鄉黨說與童子無異而猶疑友字於君臣或未安及讀毛傳言國君友其賢臣讀呂覽言敦洽讐麤惡足以駭人言足以亡國而友之足於陳侯而無上至於亡而友不衰然後信童子所說

無不根據精當。殆古經生之謫降，而曇花一現者也。子成童後，誦過秦論古詩十九首，皆萬過漸有心得。感此說之實發於童子也。故次爲傳，以傳其畧，不敢私爲已有焉。嘉慶癸亥十月。

畢成之墓志

君諱貴，生字成之一，字孝伯，姓畢氏。儀徵縣學生員。其先歙人，祖懷圖，舉人。官湖南永興縣知縣，考合不仕。君考娶於江都汪氏，旣侍永興君於漢陽，母氏遂依外家，以撫君。君舅汪中以多聞能詞賦，名於時，甚器君。妻以次女。君曷常遠遊，母氏故通史家言，於兩漢事尤熟，卽自課君。君以

是諳古有舅風君好用情而致之或未當既已不肯下人而相接常默默君舅既沒益莫能善君者境益困求舉又屢黜於有司所親之訾毀遂迫也君故多隱憂晝夜傭書給衣食嘗日作正書二萬字而不得廢酬酢以是君益羸余以壬戌夏客揚州始識君甲子復至交尤善自甲子迄今四年余大半在揚州所遇皆窮舊友莫復顧者獨君拳拳甚過從不間君嘗從余問詩法而所作顧不相似然君詩每年輒進每進輒腴健無近世間人雜亂羞澁之態丙寅秋君以詩書見賞於兩淮鹽政君既極困或勸君當不時至因有所請然君卒未嘗再謁也今年二月余赴常州

視友人疾君出門卽無所之常語母氏曰慎伯去兒愈益無俚余返自常州君以試事赴秦州余復赴清江浦十餘日而君自秦州病春溫歸余急過視君君病狀殊無所苦各述近况不可休亦不倦也君忽把手語余曰吾此疾恐不起卽起今年終不免吾昔語足下以夢前生爲斷頭將軍吾前日歸自秦州阻風孔家涵仿若登岸見草中馬臥極瘦血濡頸旁有語余曰彼昔同其主被難於此今其主生人間已三十年彼在此伺其主同去時聞而惡之遂驚覺則恐不得久相見也繼視君則病勢益減以君寂寞甚自三四過視之又七八日病忽劇語不可辨數日遂卒旣

絕氣余撫屍哭之復轉睛視余既手足堅冷經日而腹溫不散余舉被摩其膺尙格格作聲膚澤如生時無所惡則君之積慧信矣君考以嘉慶戊午卒於漢陽喪既歸厝地不吉君嘗屬余改卜不果君既卒思有以副君意遂爲卜兆於中雷塘之西南將遷君考並瘞焉君於學多所窺測而嗜詩爲甚草稿紛糾余刪輯之爲若干卷昔李觀與韓退之友善所以稱之備至今觀所傳詩稍清澈耳而退之亟稱之莫以爲過者則信乎其才難也余顛沛較退之爲甚而文行無似其言不足重君以取信於人然觀詩而傳也則君何疑焉君卒以嘉慶十二年四月七日年三十歲



子復曾生六月而孤貌敦實當能伸君之志者五月廿一日涇包世臣

清故揀選知縣道光辛巳舉人包君行狀

曾祖煥章字堯文國子監生鄉飲介賓

祖輯五字觀之縣學生 貽贈文林郎侯官縣知縣

父良棻字重侯道光 登極恩詔賜級九品

表徽甯國府涇縣震山鄉十一都二圖包村二甲僑江蘇江甯府城北和會街包世榮年四十三狀。

君字季懷姓包氏包氏祖漢大鴻臚曲阿咸鴻臚與子那中福以魯詩論語爲明和二帝師宗始有望於周隋之際

則東海愷愉昆弟並以漢書顯於唐則潤州融與三子何  
信以詩在城文賅以書著聲開寶間于宋則合肥孝肅公  
尤知名涇之包氏宗合肥南宋乾道中忠五教授于涇因  
家焉然曲阿潤州皆今丹徒而丹徒族人顧宗合肥云孝  
肅有曾孫三長居涇次居貴池季居丹徒在貴池者則云  
自震山轉遷以涇爲宗吾宗譜則云教授爲孝肅嫡長曾  
孫然與宋史不符不審教授於孝肅世次何別也教授傳  
下有七世至明之季處士悠芳負販於和州歲暮將歸而  
聞鄰婦哭甚哀詢知以負債故賣妻遂罄貲代償歸告家  
人以生涯折閱而已順治中有和州人自九華山進香返

過包村言其父母遺命必朝山爲包布客報德時處士君已病甚拜於牀前乃前鬻妻者得留而生之子也其事乃聞於人處士再傳而至鄉賓君孤貧以析薪爲生而事節母孝友於兄接人信義以見重鄉邑本府長洲宋府君數表其門曰雍睦流芳文林君爲鄉賓君長子始業儒有子五其叔則九品君于世臣爲三世父娶於翟生四子君爲其季君生始十月而世母病歿時子母育季妹有乳文林君命並撫焉稍長從文林君寢處五門食指羣從數十無升斗之仰年及童率四出覓食三世父貿易于江甯之南鄉爲予考府學君集村童世臣從而授館焉惟二世父縣

學君在家授讀侍文林君文林君愛君甚謂必成名不令  
習異業使就學縣學君然應門赴市無代者或至往返十  
餘里求質庫君故魯又不得專意凡席以故年過成童中  
經尙未能成誦然試筆爲文時有奇氣矣嗣子攜君同遊  
揚州與爲約曰吾年少不幸盜虛聲于斯世奔走食力給  
俯仰學無根柢而詞有枝葉常用自慚吾先世以經史立  
家法中葉衰遲吾弟性沈銳能守寂寞修復先業其在茲  
乎期以十載勉之矣君對曰詩固先業也請學詩君謂毛  
公恪遵雅訓義最優簡質難曉故鄭氏時出別義以輔之  
非好學深思者莫能猝通或又以私意附會俚言破道條

於草木鳥獸之性質體用詩人所由托興也又古人習於禮故舉時舉地舉器服卽以見得失寓美刺斯三者有一不明晰則茫然不得其解雷聲瞽說詩義幾晦爰托始於嘉慶戊辰以迄道光辛巳十有四年寒暑不輟成訓詁八卷草木二卷鳥獸一卷蟲魚一卷輿地一卷名曰學詩識小錄述吉凶典禮器服樂章者又十卷未有大名共二十二卷四十餘萬言識小錄十三卷中唯輿地一卷未經親自寫定述禮十卷則初稿數欲焚棄而幸存故笥者其貫穿馳騁分散探纂洽通而不牴牾意逆而不穿鑿可以爲明述之雅儒者也然夸者則徒覺爲耳目之廣探擷之勤

而已君以治詩故于載籍無不蒐覽尤好荀卿屈原呂不韋太史公書班陳范三史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每歲必數過流覽文選及漢魏以來至近世詩文總集專集深通文法明於激射隱顯繁簡徐疾得失之故凡子有所著述必先示君君指摘疵類予應時改正十四五久久審之則君之所言無不當者蓋善論文辭亦莫君若也然自著詩文甚尠嘗謂覽近人纂作率未見其精善然自爲之則手不稱意隨俗操筆徒增來者訾議耳君性雖佚蕩然以廉隅自勵揚州四達之鄉士人爭銜鬻以徼名利君旅居於是且三十年常閉戶不通人事遇績學敦行之先進則

弟子行自處于聞人華士蔑如也然善資友以自淑甘泉  
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旌德姚配中仲虞族子慎  
言孟開四人者皆務實不近名博洽有文采君子之徒也  
與君志趣如一講貫至久故論交爲尤篤君又嗜書肆力  
卒更而筆勢轉換則兼大令北海有蘊藉然常以闌入中  
岳爲歉君所嚴事者侍郎開化戴金溪先生爲其多聞而  
篤實以清操先天下也謂陽湖張琦翰風詩詞逸宕性毅  
直而與人可親謂吳沈欽韓文起強識雄文而學明統類  
誨人不倦足以息驕吝風情廢奢執禮於師友之間於  
文推陽湖惲敬等居爲箇年巨擘而謂仁和龔自珍定庵

文情奧衍富齒淹聞造詣未可量于制義推盧龍蔣第次  
竹於書推懷甯鄧石如頑伯其次則諸城劉文清公讀高  
郵王念孫懷祖廣雅疏證嘆其精識過休甯戴氏唯憑几  
爲疵謂宛平徐松星伯漢書西域傳補注爲絕倫諸城懷  
甯君皆不及見君之隨計也謂可見高郵面質疑義而年  
逾八十不能接後進矣君深用爲憾君年十九始應童子  
試八試始遇督學長洲徐公廼嘆君文沈麗爲八府五州  
所無拔府學第一然幕中士不能喻爭欲黜之及拆封知  
爲子弟乃大服徐公笑曰如此才固不愧爲慎伯弟然豈  
復藉兄以名哉應鄉試五道光紀年侍郎蕭山湯公金釗



編修新建熊君遇泰主試無極劉君本夔爲同考以君四書義用古注不中程而五經醇茂五策擅場遂擢以鎮榜丙戌報罷南返以七月初至揚州聞世父於夏間患足亟赴侍九月初二染時疾初十日語其室人曰吾不起矣率父幼子以累卿吾女已許仲虞葬後卽歸姚氏童養之卿撫長子至六歲以屬仲虞撫次子至六歲以屬孟瞻爲吾教誨之必得成立卿尙不至癯老無依也其室人泣請留書爲託君曰孟瞻仲虞與吾爲道義交二十年非歧視坐死者是後遂不復有言以道光六年九月十八日疾革先是世父猶冀病勢有瘳及十五日夜聞異香滿室如是三

夕竟不起。適戚黨同里翟惟善、楚珍自都返，撫屍垂涕，資其賻，得以成殮。予聞訃，奔哭並從。世父卜兆域於城東三十里，玉屏山之麓。將以七年春歸君之魄，配王氏會稽望族。習禮能安貧。子二：長士鐸甫三齡，次士銓。君卒八日而後，晬君好學如是而不祿。鮐背拊膺，黃口扶苴，禮堂之寫定未聞。通邑之傳人難必，生民至戚備於身後。豈謂同產恩私實有志吾道者所共悼痛，故縷述行業以告君之執友及當世鉅儒，錫銘誄以慰泉壤。且使來學有所徵信，則斯文之厚幸匪惟衰宗子姓沒齒不朽已也。道光六年冬十月八日，從父舅世臣技淚謹狀。

清故優貢生孫君墓誌銘

道光癸巳十月二十日福建舉人陳金城見訪再拜致其  
師孫君之遺命涕泣言曰嗚呼壬辰正月吾師過揚州得  
識先生金城實侍事如日昨及抵都則病嗽轉成腳氣年  
始五十精力故未衰五月二十日竟爾奄忽吾師雄文不  
得於有司砥行名止閭巷著述數百卷未流布而旅喪七  
千里外斯亦學人之至戚也病亟命金城曰吾必不起吾  
隨舉主入都遂至於是命也夫然因舉主識安吳包君接  
其言論讀其書當代能任斯文之重者也而必乞埋石於  
文於包君使善名得附存於世者則死不憾矣金城謹誌

之茲以來春定舉葬奔赴襄事用敢將吾師之末命又曰  
金城侍吾師講論口授注疏未嘗檢本金城有查核不得  
者卽告以某卷某頁論六書檢許氏本示弟子舉筆輒得  
其字其精熟如此然常言吾人治經非以矜淹洽爲能  
之當治人也治人先自治不能自治徒治經何益質吾師  
生平可謂言行相顧者也其居父母喪不飲酒食肉不居  
內者六年泉俗好鬪訟大姓爲甚孫氏族衆萬數漸漬身  
教竟爲仁里所學如此所遇如彼非先生無足與發潛曜  
垂信來茲而慰幽壤者故敢以請嗚呼近世師弟相授受  
一利祿之途矣豈必待死生哉升沈豐約有不忍言者

陳君以會師葬故犯霜雪跋涉萬里而誦述行治本末尤  
詳備有要其所受于師可知也余既感孫君自託之誠又  
高陳君義雖不任不可以辭

系曰君諱經世字濟侯別字惕齋福建之惠安人父至正  
邑庠生通經工爲文君學所自出也道光庚寅君應歲試  
使者奇其文詢所學博辨切至遂舉優行第一貢入國子  
監使者則今禮部侍郎浙江學政新城陳公用光也侍郎  
好善甲流輩前自閩還都艤舟咤余曰吾歸裝得一孫濟  
侯當敵笥河三百石矣余因以識君君所著有十三經  
讀定本八十卷春秋例辨八卷爾雅音疏六卷孝經說二

卷夏小正說一卷釋文辨證十四卷經傳釋詞續編八卷  
說文會通十六卷韻學溯源四卷詩韻訂二卷惕齋經說  
六卷讀經校語四卷其通經畧一編則纂集古今治術本  
於經術者以明窮經致用之方無慮數十卷尙未成書四  
書集解十二卷周易本義發明十二卷小學輯記近思錄  
附注性理輯義三書無卷第皆少作惕齋制義四卷則陳  
君集錄家塾及課試者妻某邑某氏子某某職女子子某  
適某某職葬某原實某月某日

銘曰昌黎謂衆萬之生誰非天胡喜厚其所可薄然往古  
著書以自見後世者大都其居窮守約者也得毋人世之

所謂薄與厚者與天錯耶抑天之所以厚斯人者不一途而各擇其所專託耶造物之意誰則知之嗚呼孫君又何悲矣

與陳孝廉金城書

世臣白念庭足下辱枉顧荒寓是日張館陶櫬舟至揚世臣往哭丙夜方返足下相候自辰達戌洎得見又聞尊師孫君不祿增人悽惋館陶抱璞不剖老死風塵然雅儒名徧士林循吏績在輿誦年政七十孫君纔以諸生促壽旅次所遇尤絀是以雖傾蓋交而與館陶之道義固結三閱十年者哀戚固不殊也足下稱孫君命以沒世之疾相屬

孫君學業真所謂不假良史之辭卽足下萬里奔會師葬  
世臣有生所未聞見固由高誼絕俗非孫君何以致此此  
豈復鄙文所能輕重者重辱賢師弟見許之深不敢自藏  
固陋殫思譔作錄于另紙足下所述孫君世系行治著述  
甚備別後繹思仍有須面詢者次早走荅而舟已過發故  
並陳其所以恭肅公遠在趙宋若是孫氏始遷祖則宜詳  
其所自來因何隸籍若非始遷不符書例曾祖與祖俱有  
隱德未能切指事實則近常談故書系止及一代非故爲  
漏也妻與子女女夫于例宜書足下談次未及故闕字以  
備補填至孫君著述大都宗漢則闡宋諸編自係初地



稍易其次第。夫汙附固爲陋習，而調和亦非真詮。孫君書  
故未見，然曾略聞緒論，卽校于韻疏證數事，其深于漢學  
可知。由宋歸漢，關造詣淺深，不必更加瞻顧，爲調和之說  
也。通經略一書，最有裨于來學。天下未嘗無有志之人，大  
都爲師友所汨沒，遂致稗販經史，徒資弋獲，人心世道日  
付頽波。足下以高第弟子，所望必竟盛業，較復齋通解尤  
足毗輔名教也。榮名無旣造物，所以慰求志之勤。然韋布  
傳文旣罕，傳而盛者則尤罕。良以枝葉單寒，難成蔭實。近  
世聞人，唯侯魏身俱不達，然有大力者負之以趨，而體履  
氣恭，不足厭觀者之意。甫及百年，聲稱已滅，是其傳否正。

未可知。況世臣少本不殖，長更就蕪，賃廡無五噫之謠，握管無雌伏之歎。白華自戒，利名路隔，而槐棘屏翰，望風摧排，以視侯魏情事相反。而賢師弟以爲必能信今傳後，久而益光，恐論者不以爲知言也。然世臣亦未敢自棄，每至臨文，必慎所許，恆慮一字苟下，重誣後世。名山通邑，並聽之造物而已。流水不慙，聊助一噓。陰寒累月，伏唯爲道珍重。于萬十一月十日，世臣謹白。

清故翰林院編修崇祀鄉賢姚君墓碑

道光辛卯，安徽舊臣列君與君猶子故刑部郎中之行，謀請祀鄉賢，從人望也。次年冬，部臣勘覆以爲名實相副，得

報可時君之曾孫瑩宦遊江蘇以君遺集援鶉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鄉賢錄一卷餉世臣而屬文君之墓石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極恆不著書而鑿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

見有錯謬羨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蹟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于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卽膺察典當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忽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

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郵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諷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爰次其世家而系之曰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糞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尙書諡端恪雍正中

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瑛，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申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

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旣引

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闕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教思。籲請入祠。

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人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

國家俎豆胥蠶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既者耶

清故文學汪君之碑

道光八年十二月十日儀徵縣學生汪君穀卒其同志友  
丹徒汪沅芷生甘泉薛傳均子韻儀徵劉文淇孟瞻寶應  
劉寶楠楚楨涇包慎言孟開旌德姚配中仲虞儀徵王僧  
保西御江都梅植之蘊生丹徒柳興宗賓叔甘泉楊亮季  
子儀徵吳廷颺熙載王翼鳳勾生既各爲文辭以紀其學  
行寫其悲哀又共琢石表其墓而涇包世臣以丹書之曰

君質脆弱而性和易居家藹如也接人退然如不及唯力學則精銳強悍進而不止至不欲後古人弱冠卽鄙棄俗學委心許鄭集殘缺以求會通有齟齬不相入者則旁稽博討鉤深洞髓常達且不寐又以擘經擘史要領多在輿地故記簡質後儒各爲歧說紛出無依據唯近世之圖精審据以爲本比羣籍而究事情口指手畫必得顯證而後已尤嗜作書約鍾梁分法爲真行風發蹈厲有不可控勒之勢而迺麗一應楷則積勞致咯血且病且學蓋君之沒也年止三十有五而病已八載然未嘗旬日輟學也君字小城系出唐越國公世居歛明之季有國儒者遷揚五傳



至君考錚始著籍儀徵舉於鄉以知縣就銓初娶吳氏生長子補繼娶楊氏生君及和秦程君娶於母黨生一女而歿君葬之西郊金匱山君甚愛其女孟瞻有子毓崧岐秀善讀書君雅屬意孟瞻故知之及君之亟也告和求爲其子婦君聞而笑曰孟瞻厚我憐我而及我女耶君無主後補以其幼子寅壽後君並卜明年 月 日以君喪合於夫人之窆自子弟世榮季懷從沂州遊於梅花講院因得與君及芷生諸君交善其日相砥礪勗勉者不爲人不速化本本原不以得喪變所習予嘗以謂季懷所與遊諸君家居相距或數百千里是蓋江淮英淑之所發越使

得萃於一地相輔以有成矣豈事之適然者耶然十數年  
間諸君既皆困躓無善狀季懷顧不幸奄然物化而君又  
爲之續生材實難受材而不負其生爲尤難而奪之遽而  
且酷至於如是天道其果可知也耶然季懷身後諸君檢  
校遺書至四十餘萬言庶幾雅密有條理唯君造詣已深  
而著述未就無以垂示來茲尤可悼痛是宜有銘銘曰  
嗚呼小城以子守身之謹而不能厚其生以子稽古之功  
而未逮樂所學之成宜博辨雄文如諸君者不勝哀慕涕  
隕而心傾也悲夫

清故國子監生凌君墓表

江都有生於孤露不假師資自力學以成名者二人曰拔貢生汪中容甫國子生凌曙曉樓予以嘉慶六年遊揚州則汪君前卒及十年再至乃識凌君君生貧而居市十歲就塾年餘讀四子書未畢卽去香作雜傭保然停作輒默誦所已讀書苦不明詁解鄰之富人爲子弟延經義師君乘夜狙其軒外聽講論數月其師覺之乃閉外戶不納君君憤甚求得已離句之舊籍於市私讀之達旦而日中傭作如故年二十乃棄舊業集童子爲塾師稍稍近士人然或僂陋不足當君意故君學爲世俗制舉文無尺度同人亦莫肯爲言者而童子嘗從君遊則書必熟作字正楷以

故信從衆脩脯入稍多益市書君有甥儀徵優貢生劉文  
淇少貧如君君愛其穎悟不忍棄之遂來自課之且教且  
學劉君齒未壯卽以淹通經史知名江淮間而其學實自  
君出君初識子問所當治業子曰治經必守家法專治一  
家以立其基則諸家可漸通然心之爲用苦則機窒樂則  
慧生機窒者常不卒其業凡讀書不熟則心以爲苦君自  
取熟者治之可也以君熟於禮遂勸君治鄭氏又以古注  
義皆激射回互非深通文法則蒼黃不能得情事因勸君  
先誦嘉隆經義三十首每首以三百過爲度君旣習之得  
體勢乃出故編修武進張惠言所輯四子書漢說數十事

及予與庶常陽湖李兆洛增綴未就之稿授君以爲治經  
式君旣明古人文法隱顯疾徐之故益樂益憤歲餘稽典  
禮考故訓補其不備爲四書典故覈六卷以見知於故梅  
花山長沂州知府欽洪梧君旣治鄭氏得要領又從今寧  
國訓導吳沈欽韓問疑義益貫串精審嗣聞今儀制武進  
劉逢祿論何氏春秋而好之及入都爲雲貴總督儀徵阮  
雲臺校輯經邪盡見魏晉來諸家春秋說深念春秋之義  
存於公羊而公羊之學傳自董子董子春秋繁露原天以  
尊禮援比以貫類旨與詞躡莫得其會通乃博稽旁討承  
意儀志梳其章櫛其句爲陸十七卷又別爲公羊禮疏十

一卷公羊禮說一卷公羊問答三卷嗣阮公出鎮延君入  
粵課公子君時方家居讀禮以喪服爲人倫大經後儒舛  
議是非頗謬作禮論百篇引伸鄭義洎至粵與阮公商榷  
刪合爲三十九篇爲一卷凡君所著書三十八卷五十餘  
萬言皆有顯證遠雷同附會之陋足爲來學先路君娶同  
邑范無出別宅嚴舉子鏞而范尋歿君繼患風痺養疴於  
董子祠之南偏道院遂以道光九年五月廿六日卒於寓  
廬年五十有五鏞雖始齒哀慕如成人劉君卜以是年八  
月八日耐君於雙墩北原之祖墓與范合封又圖所以不  
朽君者以屬予予謂汪君雖博覽強記而特工文辭鉅公

推挽者多晚以饒裕然勤學亦稍殺減矣君獨尙樸學南  
北奔走皆以校書授讀爲事未嘗與斯世通羔雁脩脯而  
外未嘗入可以無取之財予每過從君必危坐據案左手  
繙卷冊右手持筆客至前而不見蓋自締交以來廿餘年  
如一日君得於天者後汪君而人力堅緻終始不渝則殆  
於過之是不可以不銘銘曰

凌氏之先泰州著籍儒歷僉憲明定稱直曾祖曰襄武長  
手夫祖鸞父鷲乃寄江都君窶且魯好學根性自知讀書  
不隳而正古有都養抑閭牧猪十五年所其精不逋吁嗟  
凌君遠與爲儕名則旣振福適不皆拱經之心以一何樂

排斥諛辭章明先訓粵有慶允泣抱遺書修德必報成此  
藐諸。

清故文學薛君之碑

道光九年八月二十日甘泉薛君子韻劬於福建督學使  
者內閣學士新建陳用光汀州校士行署先是陳公讀子  
韻所著說文答問疏證之書而善之以質太子少保閩浙  
總督金匱孫爾準孫公故小學家也嘆爲絕倫議相與板  
行之以嘉惠閩士粹造此變陳公慎於殯之禮留疏證六  
卷稿本而遣使護喪歸揚州厚資其葬儀徵劉文淇孟瞻  
檢遺篋得舊讀十三經本集錄其丹黃手勘之語約可十



卷間游草一卷文選古字通疏義十二卷草創未卒業孟  
瞻與寶應劉寶楠楚楨子族子孟開約纂輯繕副以付其  
家其家卜明年春耐於甘泉西郊十三里廟陶家沖祖墓  
同人以子韻道羸時絀不可不表也以屬子子以謂子韻  
少工駢文喬麗常冠儕輩嗣與孟瞻及子弟季懷友善因  
以次締交於孟開仲虞五人者相結爲本原之學季懷孟  
瞻孟開治詩攻毛鄭氏仲虞治易攻鄭虞氏子韻治小學  
攻許氏皆旁通羣籍而據所業爲本砥礪以有成近世昌  
許氏者推嘉定錢氏金壇段氏段氏徒衆尤盛唯子韻家  
其得失而右錢氏錢段皆予舊識備聞二老面商播之餘

知子韻於斯業甚審也。乾隆中大興朱氏首以許鄭之學  
勸天下一變揣摩塵腐之習。繼聲者務名高而不別真偽  
則捫摭斷爛之弊。興於是求士者反其道以爲用。或揣摩  
塵腐之未能也。然遂袞袞躋清要。爭言主持風會矣。四十  
年間風尙三變。故學者能有志於古。百之一。志古而一再  
不當於有司。輒自疑遷業。其能堅定不惑。以迄有成者。又  
百之一。予弱冠展側江淮間。常自病盜虛聲無根。抵物色  
樸學。得陽湖黃乙生小仲。通鄭氏禮行不違其言。武進劉  
逢祿。申受通何氏春秋。虞氏易。雖情鍾勢曜而讀書如有  
嗜好。江都凌曙。曉樓。治何氏春秋。鄭氏禮。困學而不厭。厲

邑胡世琦玉樵墨守鄭氏有綴殘補缺之勤嘉定潘鴻誥  
望之能錯綜許鄭以適大義丹徒柳興宗賓叔治詩禮史  
漢能依雅訓以捍俗說楚楨之上世故崇漢學能不墜其  
家法儀徵汪穀小城覃精許鄭尤長於輿地黻俞正燮理  
初通鄭氏禮杜氏春秋烏程凌堃厚堂綜漢義說易禮春  
秋數十萬言與理初並長推步算術蓋吳越英雋畧備於  
斯已然必守許氏以推原賈馬鄭服詁訓者卒莫如子韻  
之善荀子曰學不可以已鏗而不舍金石可鏤非必資性  
殊絕也故曰古之學者爲己志乎古必違乎今無望其速  
成無誘於勢利迺斬至乎古之人然而太史讀功令至於

廢書而嘆者不亦深悼鬱滯矣迹諸君子所學此其志豈  
利祿之路哉要其稽古自得皆足以有見於時而成進士  
居館職者唯玉樵申受未幾玉樵竟出宰不獲乎上申受  
左遷祠部至十三年不得調理初望之季懷獲一解連躋  
春官憂生之計更迫餘子則困諸生無所合而自道光紀  
年以後小仲嗒然物化季懷小城相繼奄忽今年春夏之  
交玉樵家食不祿曉樓以養痾歛於道院入秋而申受疫  
沒京邸子韻旅喪閩館右軍所謂感兼傷痛切心哀窮不  
已又云當今人物眇然彫落可哀嘆者殆猶未至若斯之  
摧剝酸酷也爰洒涕而系之曰

君年卅一諱傳均舊隸溧水今邗濱遷邗再傳璋璉琇璉  
次子柄君其冑以柄後璋璋有孫孫知好學祖顏溫母李  
早世繼楊慈妻何淑慎君宜之維君久職以學顯時嗟中  
材何以勉孝釗總角抱遺書君子之澤自茲遠  
皇敕授修職郎安徽甯國縣學訓導沈君行狀

曾祖彬 妣仲氏

祖載熙吳縣學生 妣錢氏

考培宗馳贈修職郎 妣馬氏馳封孺人

江蘇吳縣木瀆鎮沈欽韓年五十七狀。

君字文起號小宛其族望吳興分吳江遷郡城再遷木瀆

爲吳縣人。至君六世。君深眉鉅目。脩鼻而短脰。面麻黑。頰腹下垂。行步蹇連。語言澀訥。年逾三十。乃得以縣學生員。就嘉慶丁卯江寧布政使司試。領薦赴春官。又輒躡丁丑大挑。入二等。道光壬午。選授安徽甯國縣學訓導。庚寅九月。奉馬孺人諱歸里。次年十二月廿日卒於家。配同邑王氏。子三。箕衍不勝喪。後君一月以壬辰正月廿日歿。有孫懋官。次瓜衍。天衍。皆業儒。君質亞生知。而力同困學。幼侍。馳贈君習爲詩。稍長。自程誦讀。家極貧。書值千錢。輒無力。購致。假之藏書家。莫肯出全部。得數冊。持歸。計日繳換。然必求要領。寫爲要刪。淹通羣經。尤長禮與春秋。擊擊諸家。

尤熟於志，旁及百家，故記官書野乘，古今專集彙集類鈔，割記究其條緒，悉歸於統。旣弱冠，念漢書至深，至博，顏注旣淺陋，復多盜竊。范氏後書雖簡略，而義存實錄。章懷太子集衆手，故有粹駁。劉氏注司馬八志，文殊宏富，然頗無統貫。尤疎於地理，乃覃思廿年，遠搜故籍，爲兩漢書疏證七十四卷，卷率彙書四十頁，頁率八九百言，共二百餘萬言。於以正謬，補闕，盡之矣。凡以植國之體，端由制度。漢氏雖近古，然離秦立法，爲後世濫觴。君故上推姬周，下比有明。詳哉乎其言之損益，悉陳得失，備見使來學有所依據。爰當後王取法者，旣成寓柬於余，曰：此書發蒙啓覆，鉤稽鬻

串然親見其成書或加書覽會莫能終一卷覆讀之難俟  
待來茲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非足下而誰蓋君  
之自信而遂以信余也余與君皆業荀子嘗推論爲國以  
禮之指以爲孔子悼時人物亂廢禮當使天下嬰毒禍無  
可旣極乃見意於春秋以誥萬世君因謂左氏親承聖訓  
博驗寶書依經立傳全付託之重而公穀家攻之欲顯復  
晦杜氏注出雖得列學官然多入以邪說陰敗禮教其歸  
左氏也逾于明攻余涉左氏淺聞君言表深喻也及君郵  
示補注才茲卷正杜氏之失其有略陋並爲補綴別爲  
攷異才卷以關百家淆亂則信乎從訟左規杜之後而加



詳審者也。君又以裴氏注三國志意在補其禡脫，光耀沈落而郡縣鎮戍之僅見一時名物訓詁之不類後世者皆闕，故爲補訓詁八卷。釋地理八卷，又以地理之學古書唯存酈氏水經註，近人戴東原校定其倒置羨脫，趙誠夫爲之刊誤，其書乃漸可讀。而戴氏短在憑臆，趙氏蔽於輕信，至如古書之有足互證與近今志乘之目驗可據者，二家又皆蒐討未逮也。故爲水經注疏證四十卷，然後郡縣之廢置沿革山川之高深變遷流合派分昔通今塞皆如提挈在手，指掌可談。又以一代鉅公詩文非曉然其朝章事實則不能得，作者用心之所至，韓退之、王介甫兩集於屬

宋各立其極而宋人註韓集空疏肌測宋人注王集止及其詩雖云贍博其於人物制度闕畧尙多故補註韓集及王詩而別創王氏文集注共四十四卷又注范石湖集以著南宋之事然後唐宋五六百年之鉅製短章義皆可通君深造真積樂逢其原陳祥道禮書王施查三家蘇詩注王昶金石萃編疵謬觸目隨手糾正各成卷帙凡君著述無慮四五百萬言皆出稽古心得求是於實無一語任意矜眩望誤來學者雖云注釋實可單行唯未習算術常自引以爲憾君手繕古書至夥唯所節錄太平御覽雲笈七籤法苑珠林共若干卷校原書十存二三而菁華悉萃手

稿尚存其幼學堂詩集十七卷文集八卷已版行君詩始  
則導源魏晉晚乃頽然自放然而屬詞比事必有所處嗜  
爲俳文才多而不受其患深究三史行文離合之故以故  
氣骨騫舉脈絡微至其聲窅然而沈其色黝然而幽爲自  
來駢儷家所未有後更爲散文健入震出盡破唐宋壁壘  
而自合矩矱一可爲後世法君性至和易不以所業驕人  
有問者必就其端緒原始要終反覆推尋使皆洞澈唯少  
小頗事口腹遊處有不暇擇者漸來久要之責又遇僕隸  
過谿刻相與造蜚語肆謗訕嘗一至秦中遊裝稍潤有華  
服數事交遊復其倚據之雖非大失唯余亦不能爲君

諱也余生平言學推君論文則晉卿庚寅夏自刪定舊作爲三十卷初寫出而晉卿物化今年秋攜稿本訪君於木瀆入門則君奄在殯宮矣嗚呼哀哉原夫居下以思往其言有文始於詩盛於春秋秦漢作者遞相祖述幸得垂論方來莫不珍同鴻寶功力羸絀殆難強名李唐以還著述滋廣衡其得失乃有可言杜氏撰集通典蔚爲政書之首然前承劉秩後錄國故搜討尙易宋世不刊之書唯涑水資治通鑑然亦借助羣材非一人心力所及章氏考索馬氏通考則俱以獨力成大業然依類探纂事有循持而舛誤亦復時見近世學者首推亭林顧氏述其成書郡國利

病宅京記不過摺拾之勤。肇域志雖未見要亦其類也。唐韻正五書功同鑄金而學止一孔。唯日知錄闕深簡切足副其守先待後之志。而問出么小考證仍不免帖括末技。顧宛溪胡拙明齊次風覃精水地。優義居多。顧復初窮究春秋分合著績專家成名於斯。爲盛與君並世。則錢曉徵實能窮探羣籍刊落疏通。大都精當。然片詞碎義其細已甚。君博聞兼綜同符顧錢以言識大。雖略後亭林而精則過之。又文采鴻曜非二君自完邊幅者比。學問之道務多則龐雜無紀而非所以語於吾沈君也。君名故藉甚而藁菲尤盛。余薄植無可指數。困躓更甚於君。疏附禦侮非其

任矣竊述所知爲狀寫付瓜衍天衍錄副二本一以告君  
一編君集之末使君學大昌之後知君所謂真知之者唯  
包慎伯之言之非妄歎也道光十有二年歲在壬辰冬十  
一月十三日安吳包世臣謹狀

翟秀才傳

秀才諱聳字儀仲姓翟氏吾涇之水東人也本沔陽張氏  
遠祖有爲漢王大將者漢滅其子自鄱陽避難至水東依  
翟氏以居冒其姓支裔繁衍而真翟氏顧衰弱今別爲老  
翟家云秀才貌癯而善病沈思寡言慎交遊與先子特善  
乾隆丙午先子始肆力爲詩戊申冬先子與秀才同爲吳

氏客出詩百餘首屬秀才點定秀才嘆絕亦錄其五七言  
尤善者十餘首以質先子始相引爲道義交已酉世臣侍  
先子至郡應科試始得謁壬子先子病痔甚挈世臣自白  
門歸里而秀才已以是年先期謝世年四十一歲無子癸  
丑世臣求藥物於水東因過秀才墓作詩曰忽忽過荒墓  
長懷翟秀才神期乍譚笑文采竟蒿萊寒谷泉空咽哀楊  
葉自摧誰憐霜草宿蕭颺北風來世臣返爲先子言秀才  
墓荒涼狀並誦詩先子嚙唏不自勝久之問曰兒詩大似  
儀仲何以能此不肖言自八九歲待几席常課畢輒自讀  
文選嗣大人從戴氏假得全唐詩不肖緝閱之常徹夜心

有所觸輒效爲之稿累五六百首大人病不敢以請先子  
曰吾事詩晚又苦腹儉不足稱其意兒能終吾業者異日  
當以此致大名洎先子弃養不肖負米蓬轉秀才自錄詩  
稿竟遺失近唯記其病鶴曰酒落凌霄翰蒼苔緩步行窮  
愁但有骨江海豈無情露下寒生警松陰影獨鳴寰籠伏  
縶爾得意尙縱橫歸燕曰歸燕歸何處高秋影漸稀慕儔  
非盡室舍舊獨知幾翠幙涼風冷銀塘白露晞存身深閉  
戶還復候時飛吾涇在唐有萬巨者太白贈詩云吾愛萬  
夫了解渴同瓊樹何日一來遊相歡咏佳句是必工詩然  
片字無存唯許棠列于大魁十子全唐詩錄其五律二章



耳閱宋及今千餘年未聞有知名士在人口耳者先達侍御趙星閣先生先子之業師也嗜爲詩自刻其各體詩二千餘首爲漱芳居詩鈔亦以五律爲最工其渾厚過秀才則居使之然而完善精到殊不及工力固不可誣也胡玉樵世琦庶常亦嗜詩前在都下曾出其稿本各體千餘首見示夜郎自大非求益者才氣固可造而未就軌範非秀才比也然近人爲詩者日益多又未見有能及庶常者才難之嘆豈唯吾鄉秀才故蓄一端硯誤碎於地因仿毛穎爲端硯傳以自況文多不能記不審其族尙有傳本否世臣蹉跎至年七十日內自編前後論文之書因補爲此傳

使訪詩于吾涇者知許君之有繼聲也

安吳四種卷第十二

藝舟雙楫卷第五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書一

述書上

乾隆己酉之歲，余年已十五，家無藏帖，習時俗應試書十年，下筆尙不能平直，以書拙聞于鄉里。族曾祖槐植三獨違世，尙學唐碑。余從問筆法，授以書法通解四冊，其書首重執筆，遂仿其所圖提肘撥鐙七字之勢。肘既虛懸，氣急手戰，不能成字，乃倒管循几習之。雖誦讀時不間寢，則植指以畫席，至甲寅手乃漸定，而筆終稚鈍。迺學懷素草書。

千文欲以變其舊習三年無所得遂弃去嘉慶己未冬見  
邑人翟金蘭同甫作書而善之記其筆勢問當何業同甫  
授以東坡西湖詩帖曰學此以肥爲主肥易掩醜也余用  
其言習兩月書逼似同甫明年春從商邱陳懋本季馴假  
古帖十餘種其尤者爲南唐搨畫贊洛神大觀搨神龍蘭  
亭余已悉同甫之法乃自求之於古以硬黃摹蘭亭數十  
過更以朱界九宮移其字每日習四字每字連書百數轉  
鋒布勢必盡合於本乃已百日拓蘭亭字畢乃見古人抽  
豪出入序畫先後與近人迥殊遂以蘭亭法求畫贊洛神  
仿之又百日乃見趙宋以後書編急使側少士君子之風

余既心儀適麗之旨。知點畫細如絲髮。皆須全身力到。始  
歎前此十年學成。提肘不爲虛費也。續縱遊江浙。徧觀收  
藏家舊跡。壬戌秋。晤陽湖錢伯垌魯斯。魯斯書名藉甚。嘗  
語余曰。古人用兔豪。故書有中線。今用羊豪。其精者乃成  
雙鉤。吾就此垂五十年。才什得三四耳。余荅言。書不能佳。  
然下筆輒成雙鉤。魯斯使面作之。畫旁皆聚墨成線。如界  
余以此差自信矣。是年又受法於懷寧鄧石如頑伯。曰。字  
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自以當黑。奇趣乃  
出。以其說驗六朝人書。則悉合。然余書得自簡牘。頗傷。  
麗甲子。遂專習歐顏碑版。以壯其勢。而寬其氣。丙寅秋。獲

南宋庫裝廟堂碑及棗版閣帖真心探索見永興書源于大令又深明大令與右軍異法嘗論右軍真行草法皆出漢分深入中郎大令真行草法導源秦篆妙接丞相梁武三河之謗唐文餓隸之譏既屬夢譚而米老右軍中含大令外拓之說適得其反銳精仿習一年之後畫有中線矣每以熟紙作書則其墨皆由兩邊漸燥至中一線細如絲髮墨光晶瑩異常紙背狀如鍼畫自謂於書道頗盡其秘乙亥夏與陽湖黃乙生小仲同客揚州小仲攻書較余更力年亦較深小仲謂余書解側勢而未得其要余病小仲時出側筆小仲猶以未盡側爲憾相處三月朝夕辨證不

相下因詰其筆法小仲曰書之道妙在左右有牝牡相得之致一字一畫之工拙不計也余學漢分而悟其法以觀晉唐眞行無不合者其要在執筆食指須高鈎大指加食指中指之間使食指如鷺頭昂曲者中指內鈎小指貼名指外拒如鷺之兩掌撥水者故右軍愛鷺玩其兩掌行水之勢也大令亦云飛鳥以爪畫地此最善狀指勢已是故執筆欲其近布指欲其疎吾子其祕之子書得晉人面目耳隨人言下轉不數十年化爲糞壤今人攻書至力者無如吾子勉之矣又云唐以前書皆始良終乾南宋以後書皆始巽終坤余初聞不知爲何語服念彌旬差有所省

遷習其法。一年漸熟。丙子秋。晤武進朱昂之青立。其言曰。作書須筆筆斷而後起。吾子書環轉處頗無斷勢。又晤秀水王良士仲瞿。言其內子金禮。羸夢神授筆法。管須向筆逸後稍偃。若指鼻準者。鋒乃得中。又晤吳江吳育山子。其言曰。吾子書專用筆尖直下。以墨裏鋒不假力于副豪。自以爲藏鋒內轉。祇形薄怯。凡下筆須使筆豪平鋪紙上。乃四面圓足。此少溫篆法。書家真祕密語也。余旣服小仲之言。因不敢遽以三君子爲非。分習而互試之。乃見其說足以補小仲之所未及。於是執筆宗小仲而輔以仲瞿連鋒用山子。而兼及青立。結字宗頑伯以合於小仲。屏去模倣。



專求古人道入平出之勢要以十稔或有心手相得之境然余非聞植三之言則不學非聞同甫之言則中廢非得小仲之傳則偃偃畢世矣余他業屢遷唯好書廿餘年不改一藝之能其難如此况進於書者乎

嘉慶丁丑余與翰風同滯都下以書相切磋簡札往還無虛日既乃集前後所言撮其要爲此篇又爲中篇以疏之是年九月出都道中得王侍中書訣石本有云首務執筆中控前衝拇左食右名禁後從細心體味蓋以五指分布管之四面卽同此法古人文簡不易推測尋戊寅客吳門乃爲下篇以悉書之始卒以示宜興吳德

旋仲倫仲倫亦歎絕而申之曰道固歸於墨不溢於  
筆而學之則自墨溢出于筆始己卯又與翰風同客濟  
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攻書改  
用此法以習北體觀者每謂與余書不辨然余書尚緩  
而翰風尚竣微立異同述書筆譴稿出錄副者多江都  
梅植之蘊生儀徵吳廷颺熙載甘泉楊亮季子高涼黃  
洵脩存餘姚毛長齡仰蘇旌德姚配中仲虞松桃楊承  
汪挹之皆得其法所作時與余相亂然道光辛巳余過  
常州晤小仲出稿相質小仲曰用筆者天書中盡之始  
良終乾正所謂流美者地書中闡發善矣然非吾意請

其術卒不肯言

述書中

余既述諸君子之言爲書因以已意通之而知其悉合於古也右軍以管爲將軍明書道之機樞在管而管之不可亂動也今小仲之法引食指加大指之上置管子食指中節之端以上節斜鈎之大指以指尖對中指中節拒之肘管當食指節灣安如置牀大指之骨外突抑管以附右食指之骨橫逼挺管以向左則管定然後中指以尖對其陽名指以爪肉之際距其陰小指以上節之骨臆名指之端五指疏布各盡其力則形如握輿而筆鋒始得隨指環轉

如士卒之從旌麾矣。此古人所謂雙鉤者也。東坡有言：執筆無定法，要使虛而寬。善言此意已。伸瞿之法，使管向左，迤後稍偃者，取逆勢也。蓋筆後偃，則虎口側向左，腕乃平而覆下，如懸。于是名指之筋、環肘骨以及肩背、大指之筋、環臂灣以及胷脅，凡人引弓舉重，筋必反紐，乃長勁得力。古人傳訣所爲著懸腕也。唐賢狀撥鐙之勢云：如人並乘鐙，不相犯。蓋善乘者，腳尖踏鐙，必內鈎足，大指著鐙腿筋，皆反紐，是以並乘而鐙不相犯。此真工爲形似者矣。至古之所謂實指虛掌者，謂五指皆貼管爲實，其小指實貼名指空中，用力令到指端，非緊握之說也。握之太緊，力止在

管而不注豪端其書必拋筋露骨枯而且弱永叔所謂使指運而腕不知殆解此已筆既左偃而中指力鉤則小指易于入掌故以虛掌爲難明小指助名指揭筆尤宜用力也大凡名指之力可與大指等者則其書未有不工者也然名指如桅之拒帆而小指如桅點之助桅故必小指得勁而名指之力乃實耳山子之法以筆豪平鋪紙上與小仲始艮終乾之說同然非用仲瞿之法則不能致此也蓋筆向左迤後稍偃是筆尖著紙卽逆而豪不得不平鋪於紙上矣石工鐫字畫右行者其錚必向左驗而類之則紙猶石也筆猶鑽也指如槌也是故仲瞿之法足以盡側勒

策三勢之妙。而弩趨掠啄磔五勢入鋒之始。皆宜用之。鋒既着紙。卽宜轉換。於畫下行者。管轉向上。畫上行者。管轉向下。畫左行者。管轉向右。是以指得勢。而鋒得力。惟小正書畫形既促。未及換筆。而畫已成。非至精熟。難期合法。故自柳少師以後。遂無復能工此藝者也。始良終乾者。非指全字。乃一筆中自備八方也。後人作書。皆仰筆尖鋒。鋒尖處異也。筆仰則鋒在畫之陽。其陰不過副豪濡墨。以成畫形。故至坤則鋒止。佳者僅能完一面耳。惟管定而鋒轉。則逆入平出。而畫之八面。無非豪力所達。乃後積畫成字。聚字成篇。過庭有言。一筆成一字之規。一字乃通篇之準者。

謂此也蓋人之腕本側倚于几任其勢則筆端仰左而成尖鋒鋒既尖則墨之所到多筆鋒所未到是過庭所譏任筆爲體聚墨成形者已以上所述凡皆以求墨之不溢出于筆也青立之所謂筆必斷而後起者卽無轉不折之說也蓋行草之筆多環轉若信筆爲之則轉卸皆成扁鋒故須暗中取勢換轉筆心也小伸所以憾未能盡側者謂筆鋒平鋪則畫滿如側非尙真側也漢人分法無不平滿中卽見刷牆聖痕而作飛白以聖帚鋒平刷痕滿足因悟書勢此可意推矣古碑皆直牆平底當時工匠知書用刀必正下以傳筆法後世書學旣溷石工皆用刀尖斜入雖有

晉唐真跡一經上石悉成尖鋒令人不復可見始艮終乾之妙故欲見古人面目斷不可舍斷碑而求彙帖已余見六朝碑拓行處皆留留處皆行凡橫直平過之處行處也古人必逐步頓挫不使率然徑去是行處皆留也轉折挑剔之處留處也古人必提鋒暗轉不肯撇筆使墨旁出是留處皆行也頑伯計白當黑之論卽小仲左右如牝牡相得之意小仲嘗言近世書鮮不鬪牆操戈者又言正書惟太傅賀捷表右軍且極寒大令十三行是真蹟其結構天成下此則張猛龍足繼大令龍藏寺足繼右軍皆于平正通達之中迷離變化不可思議余爲申之以刁遵志足繼



太傅河南聖教序記其書右行從左玩至右則字字相迎  
從右看至左則筆筆相背噫知此斯可與言書矣

述書下

書藝始手指法終于行間前二篇已詳論之然聚字成篇  
積畫成字故畫有八法唐韓方明謂八法起於隸字之始  
傳于崔子玉歷鍾王以至永禪師者古今學書之機括也  
隸字卽今真書八法者點爲側平橫爲勒直爲努鈎爲趯  
側橫爲策長撇爲掠短撇爲啄捺爲磔也以永字八畫而  
備凡書故用爲式唐以後多申明八法之書然詳言者或  
不得其要約言之又不欲盡泄其祕余故顯言之夫作

點勢在篆皆圓筆。在分皆平筆。既變爲隸圓平之筆。體勢不相入。故示其法曰側也。平橫爲勒者。言作平橫必勒其筆逆鋒落紙。卷豪右行。緩去急迴。蓋勒字之義。強抑力制。愈收愈緊。又分書橫畫多不收鋒。云勒者。示隸畫之必收也。後人爲橫畫順筆平過。失其法矣。直爲努者。謂作直畫必筆管逆向上。筆尖亦逆向上。平鋒着紙。盡力下行。有引弩兩端皆逆之勢。故名努也。鈎爲趯者。如人之趯脚。其力初不在脚。猝然引起。而全力遂注脚尖。故鈎末斷不可作飄勢。挫鋒有失趯之義也。仰畫爲策者。如以策策馬。用力在策本。得力在策末。着馬卽起也。後人作仰橫多尖鋒。上

拂是策末未着馬也。又有順壓不復仰卷者，是策既着馬而未不起其策不警也。長撇爲掠者，謂用努法下引左行而展筆如掠，後人撇端多尖穎斜拂，是當展而反斂，非掠之義。故其字飄浮無力也。短撇爲啄者，如鳥之啄物，銳而且速，亦言其畫行以漸而削如鳥啄也。捺爲磔者，勒筆右行鋪平筆鋒盡力開散而急發也。後人或尙蘭葉之勢，波盡處猶婀娜再三，斯可笑矣。字有九宮，九宮者每字爲方格外界極肥，格內用細畫界一井字以均布其點畫也。凡字無論疎密斜正，必有精神挽結之處，是爲字之中宮。然中宮有在實畫者在虛白，必審其字之精神所注而安置。

於格內之中宮然後以其字之頭目手足分布于旁之八宮則隨其長短虛實而上下左右皆相得矣每三行相並至九字又爲大九宮其中一字卽爲中宮必須統攝上下四旁之八字而八字皆有拱揖朝向之勢逐字移看大小兩中宮皆得圓滿則俯仰映帶奇趣橫出已九宮之說始見于宋蓋以尺寸算字專爲移縮古帖而說不知求條理於本字故自宋以來書家未有能合九宮者也兩晉眞書碑版不傳于世余以所見北魏南梁之碑數十百種悉心參悟而得大小兩九宮之法上推之周秦漢魏兩晉篆分碑版存于世者則莫不合於此其爲鍾王專力可知也世

所行賀捷黃庭畫贊洛神等帖皆無橫格然每字布勢奇  
縱周緻實合通篇而爲大九宮如三代鍾鼎文字其行書  
如蘭亭玉潤白駒追尋遠吳興外出等帖魚龍百變而  
按以矩矱不差累黍降及唐賢自知才力不及古人故行  
書碑版皆有橫格就中九宮之學徐會稽李北海張郎中  
三家爲尤密傳書俱在潛精按驗信其不謬也然而畫法  
字法本於筆成於墨則墨法尤書藝一大關鍵已筆實則  
墨沈筆飄則墨浮凡墨色奕然出於紙上瑩然作紫碧色  
者皆不足與言書必黝然以黑色平紙面諦視之紙墨相  
接之處彷彿有毛畫內之墨中邊相等而幽光若水紋徐

篆于波發之間乃爲得之蓋墨到處皆有筆筆墨相稱筆  
鋒着紙水卽下注而筆力足以攝墨不使旁溢故墨精皆  
在紙內不必真跡卽玩石本亦可辨其墨法之得否耳嘗  
見有得筆法而不得墨者矣未有得墨法而不由於用筆  
者也丞相云下筆如鷹鷂搏擊右軍云每作一點畫皆懸  
管掉之令其鋒開自然迺麗侍中云崔杜鍾張二衛之書  
筆力驚絕梁武帝與隱居評書以中郎爲筆勢洞達右軍  
爲字勢雄強又取象於龍威虎震快馬入陣合觀諸論則  
古人蓋未有不尚峻勁者矣死師之後虞歐褚陸徐張李  
田顏柳各奮才智大暢宗旨中更喪亂傳筆法者唯明州

布衣范的洛陽少師兩家范之阿育王碑行間茂密楊之  
大仙帖畫外峭險並符前哲自茲以降宋之東坡明之香  
光亦臻妙悟東坡云我雖不善書解書莫如我苟能通其  
意常謂不學可香光云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探厥詞  
旨可謂心通八法者矣若二公肆力九宮豈必遠後古人  
乎是故善學者道蘇須知其瀾漫由董須知其凋疎汰瀾  
漫則雄逸顯避凋疎則簡澹真余年廿六而後學四十而  
後知少小惡札脫于心而膠于手精力既衰又迫物務豈  
望有成庶幾述其心得以授子弟童而習之或有能繼志  
以成名者云爾

歷下筆譚

秦程邈作隸書漢謂之今文蓋省篆之環曲以爲易直世所傳秦漢金石凡筆近篆而體近真者皆隸書也及中郎變隸而作八分八背也言其勢左右分布相背然也魏晉以來皆傳中郎之法則又以八分入隸始成今真書之形是以六朝至唐皆稱真書爲隸自唐人誤以八爲數字及宋遂并混分隸之名竊謂大篆多取象形體勢錯綜小篆就大篆減爲整齊隸就小篆減爲平直分則縱隸體而出以駿發真又約分勢而歸於適麗相承之故端的可尋故隸真雖爲一體而論結字則隸爲分源論用筆則分爲真



本也。

西晉分書。孫夫人碑是孔羨法。嗣用筆沉痛不減，而體稍疏雋。太公望碑是乙瑛法。嗣結字宕逸，相逼而氣加凝鬱。大率晉人分法，原本鍾梁，尤近隸勢。自北魏以逮唐初，皆宗孫夫人及會稽。晚出始尚太公望，極於韓史，益趨便媚。分法不古，隸勢因之。晉人隸書，世無傳石。研究二碑，可以意測。蓋中郎立樞，梁傳其勢，鍾傳其韻。後遂判爲二派。至近人鄧石如始合二家，以追中郎，未可以時代優劣也。○北朝隸書，雖率導源分篆，然皆極意波發，方求跌宕。凡堪中郎，旣往鍾梁並起，各矜巧妙。門戶益開，踵事增華，窮情

盡致而般若碑渾穆簡靜自在滿足與郾閣頌析里橋同  
法用意逼近章草當是西晉人專精蔡體之書無一筆闕  
入山陰故知爲右軍以前法物擬其意境惟有香象渡河  
已平原會稽各學之而得其性之所近反覆玩味絕無神  
奇但見點畫樸實八面深穩更無欠缺處耳求之彙帖征  
西出師頌大令保母志可稱一家眷屬以其絕去作用處  
相同故也

絳帖刻桓山頌獻之銘六字相傳爲大令書沈雄宕逸誠  
亦希有然以擬般若碑則如羅漢具六大神通及見入定  
古佛不免偏袒膜拜耳穆子容碑乃其雲初

北碑體多旁出鄭文公碑字獨真正而篆勢分韻草情畢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畫本石鼓與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體近易見也以中明壇題名雲峰山五言驗之爲中岳先生書無疑碑稱其才冠祕穎研圖注篆不虛耳南朝遺跡唯鶴銘石闕二種蕭散駿逸殊途同歸而鶴銘刊泐已甚石闕不過十餘字又係反刻此碑字逾千言其空白之處乃以摩崖石均讓字均行並非剝損直交苑奇珍也。

刁惠公志最疎密平原於茂字少理會會稽於密字欠修夫書評謂太薄茂密右軍雄強雄則在氣勃發故能茂強

則神理完足故能密是茂密之妙已概雄強也

北魏書經石峪大字雲峯山五言鄭文公碑刁惠公志爲一種皆出乙瑛有雲鶴海鷗之態張公清頌賈使君魏靈藏楊大眼始平公各造椽爲一種皆出孔羨具龍威虎震之規李仲璇敬顯雋別成一種與右軍致相近在丞師于文之右或出衛瓘而無可證驗隋龍藏寺庶幾紹法遜其淡遠之神而體勢更純

齊雋脩羅碑措畫結體極意經營雖以險峻取勝而波發仍歸蘊藉北朝書承漢魏勢率尚扁此易爲長漸趨整齊已爲率更開山朱君山碑用筆尤宕逸字勢正方整齊而

具變態其行畫特多偏曲骨血峻秀蓋得於秦篆山谷以箭鋒所直人馬應弦爲有韻驗以此書信爲知言諫議學之而不盡遂成平滯一路濫觴矣

古人書有定法隨字形大小爲勢武定玉佛記字方小半寸刁惠公朱君山字方大半寸張猛龍等碑字方寸鄭文公中明壇字方二寸各碑額雲峰山詩瘞鶴銘侍中石闕字方四五寸雲峰岨峽兩山刻經字皆方尺泰山刻經字方尺七八寸書體雖殊而大小相等則法出一轍至書碑題額本出一手大小旣殊則筆法頓異後人目爲彙帖稱謎於是有黃庭樂毅展爲方丈之謬說此自唐以來勝署

字遂無可觀者也

北朝人書落筆峻而結體莊和行墨澀而取勢排宕萬豪齊力故能峻五指齊力故能澀分隸相通之故原不關乎迹象長史之觀于擔夫爭道東坡之喻以上木撐船皆悟到此間也

用筆之法見於畫之兩端而古人雄厚恣肆令人斷不可企及者則在畫之中截蓋兩端出入操縱之故尙有迹象可尋其中截之所以豐而不怯實而不空者非骨勢洞達不能倖致更有以兩端雄肆而彌使中截空怯者試取古帖橫直畫蒙其兩端而玩其中截則人人共見矣中實之

妙武德以後遂難言之。近人鄧石如書中截無不員滿道。麗其次劉文清中截近左處亦能潔淨充足。此外則並未夢見在也。古今書訣俱未及此。惟思白有筆畫中須直不得輕易偏軟之說。雖非道出真際。知識固自不同。其跋杜牧之張好好詩云。大有六朝風韻者。蓋亦賞其中截有豐富處在也。

北碑畫勢甚長。雖短如黍米。細如纖豪。而出入收放偃仰。向背避就朝揖之法。備具。起筆處順入者無缺鋒。逆入者無漲墨。每折必潔淨。作點尤精深。是以雍容寬綽。無畫不長。後人着意留筆。則駐鋒折穎之處。墨多外溢。未及備法。

而畫已成。故舉止匆遽。界恆苦促。畫恆苦短。雖以平原雄傑。未免斯病。至於作勢裹鋒。歛墨入內。以求條鬯手足。則一畫既不完善。數畫更不變化。意恆傷淺。勢恆傷薄。得此失彼。殆非自主。山谷謂征西出師頌筆短意長。同此妙悟。然渠必見真迹。故有是契。若求之彙帖。卽北宋棗本。不能傳此神解。境無所觸。識且不及。况云實證耶。

北碑字有定法。而出之自在。故多變態。唐人書無定勢。而出之矜持。故形板刻。

十三跋是偽物。子昂雖陋。未必至是。然今世盛行其說。受病最深。處無如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二語五百。



年來佳子弟多爲所誤。夫千人曰俊，君子正衣冠，尊瞻視，儼然可畏，所以爲有俊氣也。豈必齟齬笑慵，粧作失行婦人狀哉？永叔曰：書至梁陳之際，而玉極。余嘗歎爲知言。惜南朝禁立碑墓志出土，惟保母一種，而原甄又亡。幸有始興王碑，剝蝕之餘，尚可以證前說之謬。妄思白，但於彙帖求六朝，故自言廿年學魏晉無入處。及學宋人，乃得真解。蓋彙帖皆宋人所摹，固不如宋人自書之機神完足也。近人王澐謂江南是拓，不如河北斷碑，亦爲有見地者。

唐人草法推張長史，錢醉僧揚少師。宣家長跋書源虞陸，故醉僧以爲洛下。遇顏尚書，自言受筆於長史，關斯八法。

若有所得。世所傳肚痛春草東明秋寒諸帖皆非真迹。惟  
千文殘本二百餘字。伏如虎卧。起如龍跳。頓如山峙。挫如  
泉流。上接承興。下開魯郡。是爲草隸。醉僧所傳大小千文  
亦是僞物。惟聖母律公導源篆籀。渾雄鷲健。是爲草篆。少  
師韭花起居法。皆出仿寫。至大仙帖。逆入平出。步步崛強。  
有猿騰螭屈之勢。周隋分書之一變。是爲草分。其餘如屏  
風書譜。絕交諸帖。雖俱托體山陰。止成藁行而已。

自唐迄明。書有門戶者。廿人。爰爲續評。永興如白鶴翔雲。  
人仰丹頂。河南如孔雀皈佛。花散金屏。王知敬如振鷺集。  
而有容柳誠懸如關雎。摯而有別。薛少保如雛鷓。具千

之志鍾紹京如新鶯矜百轉之聲率更如虎餓而愈健北海如熊肥而更捷平原如耕牛穩實而利民用會稽如戰馬雄肆而解人意景度如佞嬴強韁布武緊密范的如明駝舒步舉止軒昂玉局如丙吉問牛能持大體端明如子陽據蜀徒飾鑿輿山谷如梁武寫經心儀利益海岳如張湯執法比用重輕子昂如挾瑟燕姬矜寵善狎伯幾如負暄野老嘈雜不辭京兆如戎人呀布不知麻性宗伯如龍女參禪欲證男果

後附四則

樅陽門三大字在安徽省城南門字徑三尺許雅容揖讓

是山陰家法唯門字右直稍挺腹不敢徑指爲右軍書真  
趙州城內永興所書攀龍鱗附鳳翼六大字尺寸與樅陽  
門相當比之則腳忙手亂局促窘迫不自賴矣庾亮持江  
西節右軍爲其從事或庾自書或使王書時右軍年少書  
勢或稍加作用未可知也然斷非永師以下所能至矣  
天監井欄在茅山可辨者尚有數十字字勢一同瘞鶴銘  
其字同者則筆法結法悉同可證鶴銘爲隱居書而逋翁  
清臣之說廢已

杭州龔定庵藏宋拓八關齊七十一字一見疑爲鶴銘始  
知古人鶴銘極似顏書之說有故

薊州城內有太白書觀音之閣四大字字徑七八尺整暇  
有永興風唯筆勢稍拋鬆耳然較逍遙樓顏書相去不可  
數計。

與金壇段鶴臺

玉立

明經論書次東坡韻

昔吾語文筆於中必有我蜜成花不見持以論書可錯綜  
理相安避就形時橢常能伏紙驕始得見筆娜轉換心如  
旋駿發勢每頗攝水墨無溢開鋒毫不裏鋒毫辨微芒水  
墨分纖麼嗜此二十年長者力先荷聞聲震合弦譬巧知  
扣筭只今兩少師傅書苦不夥變法心何雄涉險氣振擡  
俗學貪速成錦鞵被駑跛步顏擁肥姬趨歐牽病駢若謂

吾言非試與訊江左

花之精淨而爲蜜其滓沈而爲蠟蠟中亦無花迹乃爲蜜成未成之先則

採與釀大有事在錯綜十句言釀之事只今八句言採之事凡作書無論何體必須筋骨血肉備具筋者鋒之所爲骨者毫之所爲血者水之所爲肉者墨之所爲鋒爲筆之精水爲墨之髓鋒能將副毫則水受攝副毫不裏鋒則墨受運而其要歸於運指大指能揭管則鋒自開名指能拒管則副毫自平鋒開毫平而墨自不溢出筆外水行墨中書勢無不遒潤矣王侍中傳右軍之訣云萬毫齊力予嘗申之曰五指齊力蓋指力有偏重則毫力必不能齊也柳誠懸楊景度兩少師皆神明於指法故一變江左書勢而江左書意反賴以傳但知之者罕矣

### 附旌德姚配中仲虞和作

書學緘祕多啟籥恃有我我氣果浩然大小靡不可使

轉貫初終形體隨偏橢如松對月閑如柳迎風娜

書之大局

以氣爲主使轉所以行氣氣得則形請言使轉方按提體隨之無不如志古人之緘祕開矣

平且頗注墨枯還榮展豪糾異裏

字有骨肉筋血以氣充之精神乃出不按

則血不融不提則筋不勁不平則肉不勻不頗則骨不駿圓則按提出以平頗足爲絞轉方則平頗出以按提是爲翻轉知絞翻則墨自不枯而豪自不裏矣此使轉之真詮古人之祕密也尤有空盤紆與

草爭眇麼草原一脈承真亦千鈞荷

真草同原而異派真用盤紆于虛其

行也速無迹可尋草用盤紆于實其行也緩有象可觀唯鋒俱一脈相承無間藏露力必通身俱到不論遲盤紆之用神草真之機合矣真自變歐褚抽挈同發筭門戶較易尋

授受轉難夥

字有方圓本自分篆方者用翻圓者用絞方不能翻則滯而成疣圓不知絞則痺而

爲痿河南用絞多行以抽筆渤海用翻多行以挈筆抽用按提挈用平頗兩家之所以分也歐褚合則宛然舊觀矣愧余玩索頻徒戒臨摹惰行之雖有時至焉每苦城

先路道懇勤遵途騁駁賦旨哉雙楫篇後塵附諸左

論書十二絕句 有序

書道以用筆爲主。然明於源流所自，則筆法因之。故紀漢世以來，迄於近今，宗派脈絡次爲韻語。其人所共見而名實復副者，概從畧焉。己卯季秋書於厯下西司公廨。

程隸原因李篆生蔡分展足始縱橫更依分勢成今隸。不辨真源漫證盟。

說詳筆譚自真隸名別而古人筆法始失。

中郎派別有鍾梁茂密雄強正雁行。底事干文傳祖法頓教分隸意參商。



鍾之乙瑛梁之孔羨北朝隸石恪守兩宗至隸不本分  
草不本篆實濫觴於真草于文其自題曰真書蓋亦有  
意變古也

呂望翩仙接乙瑛峻嚴孔羨毓任城歐徐倒置滋流弊具  
體還應溯巨卿

西晉分書有太公望任城太守孫夫人二碑雖峻逸殊  
科而皆曲折頓宕姿致天成至率更法任城會稽法呂  
望惟於波發注意其牽引環轉處多行以今隸之法中  
郎洞達之風息已

朱揚張賈是梁宗渤海滎陽勢紹鍾更有貞珉鐫般若便

齊李蔡起三峰。

滎陽鄭羲渤海刁遵朱義章楊大眼張猛龍賈思伯皆  
北魏碑般若碑字方二寸三百言尙完好無時代年月  
書勢敦厚渾雄子臆定爲西晉人書實古今第一真書  
石本也。

從來大字苦拘攣岱麓江崖若比肩多謝雲封經石峪不  
教山谷盡書禪。

泰山經石峪大字完好者不下二百與焦山鶴銘相近  
而淵穆時或過之。

梁武平書致有神一言常使見全身雲峰山下摩殘碣嘯

樹低腰認未真

鄭文公季子道昭自稱中岳先生有雲峰山五言及題名十餘處字勢巧妙俊麗近南朝郝超謝萬常疑其父墓下碑經石峪大字刁惠公誌出其手也

中正冲和龍藏碑擅場或出永禪師山陰面目迷梨棗誰見匡廬霧霽時

隨龍藏寺出魏李仲璇敬顯雋兩碑而加純淨左規右矩近千文而雅健過之書評謂右軍字勢雄強此其庶幾若如閣帖所刻絕不見雄強之妙卽定武蘭亭亦未稱也

伯英遺篆爲狂草長史偏從隸勢來八法幸窺龍虎氣東明春草總成灰

伯英變章爲草歷大令而至伯高始能窮奇盡勢然唯千文二百餘字是真跡他帖皆趙宋以後俗手所爲余玩千文而悟伯高爲草隸藏真爲草篆景度爲草分雖同出伯英得筆各有原本然征西風流遂爾邈絕此大令所爲歎章草宏逸也

三唐試判俗書脛習氣原從褚氏開充頌只今留片石獨無塵染筆端來

先任城公充公頌駿和兼至唐石本之恪守古法者

巨川官告是書雄健舉沉追勢並工悟入指尖有鑪冶轉  
毫猶憾墨痕豐。

謂會稽本唐帖真書之善自變者行書則蘭亭題句同  
此妙悟。

洛陽草勢通分勢以側爲雄曲作渾董力蘇資縱奇絕問  
津須是到河源。

東坡香光俱得力於景度然東坡謂其雄傑有顏柳之  
遺香光謂其以險絕爲奇破方爲圓削繁成簡是猶未  
見彼結胎入悟處也。

無端天遣懷寧老上蔡中郎合繼聲一任劉姚誇絕詣偏

師爭與撼長城

諸城劉文清相國少習香光壯遷坡老七十以後潛心  
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  
外桐城姚惜抱京堂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  
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真書潔淨  
而能恣肆多所自得懷寧布衣鄧石如頑伯篆隸分真  
狂草五體兼工一點一畫若奮若搏蓋自武德以後間  
氣所鍾百年來書學能自樹立者莫或與參非一時一  
州之所得專美也

國朝書品

平和簡靜。適麗天成。曰神品。

醞釀無迹。橫直相安。曰妙品。

逐迹窮源。思力交至。曰能品。

楚調自歌。不謬風雅。曰逸品。

墨守迹象。雅有門庭。曰佳品。

右爲品五。妙品以降。各分上下。共爲九等。能者二等。仰

接先民。俯援來學。積力旣深。或臻神妙。逸取天趣。味從  
卷軸。若能以古爲師。便不外于妙道。佳品諸君。雖心悟  
無聞。而其則不失。攻苦之效。未可泯沒。至於狂怪軟媚。  
并係俗書。縱負時名。難入真鑑。庶使雅俗。殊途指歸。不

昧其人皆以既往爲斷就所見而條別之同等則紹以  
世序爲其後先道光四年正月望日涇包世臣慎伯甫  
編次

神品一人

鄧石如隸及篆書

妙品上一人

鄧石如分及真書

妙品下二人

劉墉小真書

姚鼐行草書

能品上七人



邱山眞及行書

宋珏分及榜書

傅山草書

姜宸英行書

鄧石如草書

劉墉榜書

黃乙生行榜書

能品下二十三人

王鐸草書

周亮工草書

笄重光行書

吳大來草書

趙潤草榜書

張照行書

劉紹庭草榜書

吳襄行書

翟賜履草書

王樹行書

周於禮行書

梁熾真及行書

翁方綱行書

于令勞行書

巴慰祖分書

顧光旭行書

張惠言篆書

王文治方寸真書

劉墉行書

汪庭桂分書

錢伯坻行及榜書

陳希祖行書

黃乙生小真行書

逸品上十五人

顧炎武正書

蕭雲從行書

釋雪浪行書

鄭篋分及行書

高其佩行書

陳洪綬行書

程邃行書

紀映鐘行書

金農分書

張鵬翀行書

袁枚行書

朱筠稿書

朱垚真書

鄧石如行書

朱鎔行書

逸品下十六人

王時敏行及分書

朱彝尊分及行書

程京萼行書

釋道濟行書

趙青藜真及行書

錢載行書

程瑤田小真書

巴慰祖行書

汪中行書

畢涵行書

陳淮行書

姚鼐小真書

程世澗行書

李天澂行書

伊秉綬行書

張桂巖行書

佳品上二十二人

沈荃真書

王鴻緒行書

先著行書

查士標行書

汪士鋐真書

何焯小真書

陳奕禧行書

陳鵬年行書

徐良行書

蔣衡真書

于振行書

趙知希草書

孔繼涑行書

嵇璜真書

錢澧行書

桂馥分書

翁方綱小真書

張燕昌小真書

康基田行書

錢坫篆書

谷際岐行書

洪梧小真書

佳品下十人

鄭來行書

林佶小真書

方觀承行書

董邦達行書

華崑行書

秦大士行書

高方小真書

金榜真書

吳俊行書

陳崇本小真書

九品共九十七人重疊見者六人實九十一人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鏹店櫃上立招牌兩塊有只此一家言無二價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版版裂如蛇跬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主名附記於此

道光廿四年重錄增能品上一人張琦真行及分書能品下三人于書佃行書段玉立小真及草書吳德旋行

書佳品上六人吳育篆及行書方履錢分書梅植之行書朱昂之行書李兆洛行書徐準宜真書

荅熙載九問

問自來論真書以不失篆分遺意爲上前人實之以筆畫近似者而先生駁之信矣究竟篆分遺意寓於真書從何處見

篆書之員勁滿足以鋒直行於畫中也分書之駿發滿足以豪平鋪於紙上也真書能歛墨入豪使鋒不側者篆意也能以鋒攝墨使豪不裹者分意也有漲墨而篆意溷有側筆而分意漓誠懸景度以後遂滔滔不可止矣

問先生常言草書自有法非字體之說也究竟何者  
爲草法

書譜云真以點畫爲形質使轉爲性情草以使轉爲形質  
點畫爲性情是真能傳草法者世人知真書之妙在使轉  
而不知草書之妙在點畫此草法所爲不傳也大令草常  
一筆環轉如火筋劃灰不見起止然精心探玩其環轉處  
悉具起伏頓挫皆成點畫之勢由其筆力精熟故無垂不  
縮無往不收形質成而性情見所謂畫變起伏點殊坳挫  
導之泉注頓之山安也後人作草心中之部分既無定則  
豪端之轉換又復鹵莽任筆爲體腳忙手亂形質尚不備



具更何從說到性情乎。蓋必點畫寓使轉之中，卽性情發形質之內，望其體勢肆逸飄忽，幾不復可辨識，而節節與筆筆心皆行畫中，與真書無異。過庭所爲言張不真而畫畫，狼籍指出格式，抉破窳奧也。至謂鍾不草而使轉縱橫，此語并傳盡真法。蓋端莊平直，真勢也。古人一點一畫皆使鋒轉筆以成之，非至起止掣曳之處，乃用使轉縱橫者，無處不達之謂也。盤紆跳蕩，草勢也。古人一牽一連，筆皆旋轉，正心着紙，無一黍米倒塌處，狼籍者觸目，悉是之謂也。草法不傳，實由真法之不傳。真草同源，只是運指換筆，真則人人共習，而習焉不察，草則習之者少，故謂草法不

傳耳然草書部分亦是一大事晉書所謂殺字甚安是專  
言結構不力究此義所以日趨狂怪繚繞而不可止也草  
故有法然豈有別法哉千年黑洞今始鑿出一線天然工  
力互有深淺吳郡所爲嘆右軍博涉多優也抑余有更爲  
吳郡進一解者書之形質如人之五官四體書之情性如  
人之作止語默必如相人書所謂五官成四體稱乃可謂  
之形質完善非是則爲缺陷必如禮經所謂九容乃得性  
情之正非是則爲邪僻故真書以平和爲上而駿宕次之  
草書以簡靜爲上而雄肆次之是故有形質而無情性則  
不得爲人情性乖戾又烏得爲人乎明乎此而自力不

古人未嘗不可企及耳。

問先生常言左右牝牡相得而近又改言氣滿究竟其法是一是二。

作者一法觀者兩法。左右牝牡固是精神中事。然尚有形勢可言。氣滿則離形勢而專說精神。故有左右牝牡皆相得而氣尚不滿者。氣滿則左右牝牡自無不相得者矣。言左右必有中。中如川之泓。左右之水皆攝於泓。若氣滿則是來源極旺。滿河走溜。不分中邊。一目所及。更無少欠闕處。然非先從左右牝牡用功力。豈能倖致氣滿哉。氣滿相大力人精通拳勢。無心防備。而四面有犯者。無不應之裕。

如也。

問吳興言結字因時相沿。用筆千古不易。陳隋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其人。華亭云古人以章法爲一大事。嘗見襄陽西園記。端若引繩。此非必有迹象。乃平日留心章法故耳。二說孰優。

趙董二說皆陋。結字本於用筆。古人用筆。悉是峻落反收。則結字自然奇縱。若以吳興平順之筆。而運山陰矯變之勢。則不成字矣。分行布白。非停勻之說也。若以端若引繩爲深於章法。此則史匠之能事耳。故結體以右軍爲至奇。祕閣所刻之黃庭。南唐所刻之畫贊。一望唯見其氣充滿。

而勢俊逸，逐字逐畫，衡以近世體勢，幾不辨爲何字。蓋其筆力驚絕，能使點畫蕩漾空際，迥互成趣。大令十三行稍次之。曹娥碑俊朗殊甚，而結字序畫漸開。後人勻稱門戶，當是右軍誓墓後代筆人所爲，或出華侍中而後人，以爲王體誤收右軍帖中耳。樂毅論各本皆是唐人自書，非由摹拓，只爲體勢之平，實由筆勢之近。北碑以清頌碑、玉佛記爲最奇，然較十三行已爲平近。無論畫費黃庭也，內景經縱勢取姿，可謂有韻。然序畫雅無奇趣，鶴銘神理正，內景以爲右軍書者，皆非能見匡廬真相者也。降至王僧中，用筆漸平，而結字益實。蓋二王以前之畫，無論真行帖。

中所無不能撮合偏旁自創一字以參其間侍中以下則漸可以後人體勢入之而不嫌矣草書唯皇象索靖筆鼓盪而勢峻密殆右軍所不及伯英諸帖大都是大令書聖於狂草空前絕後只是行以篆法下筆如鷹鷂搏擊道而不褊疎而不凋雖經挪行尙可想所向無空濶之意態也問前人言小字如大字褚遂良以後經生祖述亦有能者大字如小字未之見也題署如細字跌宕自在唯米襄陽近之斯語是否

小字如大字以言用法之備取勢之遠耳河南徧體珠玉頗有行步媚蠱之意未足爲小字如大字也大字如小字

以形容其雍容俯仰不爲空濶所震懾耳襄陽側媚跳盪  
專以救應藏身志在東濕而時時有收拾不及處正是力  
弱膽怯何能大字如小字乎小字如大字必也黃庭曠瀟  
處直任萬馬奔騰而藩籬完固有舉然之勢大字如小字  
唯鶴銘之如意指揮經石峪之頓挫安詳斯足當之

問每作一波常三過折無垂不縮無往不收先生每  
舉此語以示學者而細玩古帖頗不盡然即觀先生  
作字又多直來直去三法是同是異

學書如學拳學拳者身法步法手法扭筋對骨出手起脚  
必極筋所能至使之內氣通而外勁出予所以謂臨摹古

帖筆畫地步必比帖肥長過半乃能盡其勢而傳其意者也至學拳已成真氣養足其骨節節可轉其筋條條皆直雖對強敵可以一指取之於分寸之間若無事者書家自運之道亦如是矣蓋其直來直去已備過折收縮之用觀者見其落筆如飛不復察筆先之故即書者亦不自覺也若逕以直來直去爲法不從事於支積節累則大謬矣

問勻淨無過吳興上下直如貫珠而勢不相承左右齊如飛雁而意不相顧何耶。

吳興書筆專用平順一點一畫一字一行排次頂接而成古帖字體大小頗有相逕庭者如老翁攜幼孫行長短參



差而情意真摯痛癢相關吳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爭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史故耳然竟不能廢者以其筆雖平順而來去出入處皆有曲折停蓄其後學吳興者雖極似而曲折停蓄不存惟求勻淨是以一時雖爲經生胥史所宗尚不旋踵而煙銷火滅也

問華亭言學少師大仙帖得其破方爲圓削繁成簡之妙先生嘗是其言再三尋討不得其故

香光論書以此二語爲最精從過庭泯規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悟入非果得于學大仙帖也此以香光所詣而

知之至大仙帖卽今傳新步虛詞望之如狂草不辨一字  
細心求之則真行相參耳以真行聯綴成冊而使人望爲  
狂草此其破削之神也蓋少師結字善移部位自二王以  
至顏柳之舊勢皆以展蹙變之故按其點畫如真行而相  
其氣勢則狂草山谷云世人盡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  
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便到烏絲闌言其變盡蘭亭面  
目而獨得神理也蘭亭神理在似奇反正若斷還連八字  
是以一望宜人而究其結字序畫之故則奇怪幻化不可  
方物此可以均天下國家可以辭爵祿可以蹈白刃之申  
庸而非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之中庸也少師則反其道而

用之。正如尼山之用狂狷。書至唐季。非詭異卽軟媚。軟媚如鄉愿。詭異如素隱。非少師之險絕。斷無以挽其頽波。真是由狷入狂。復以狂用狷者。狂狷所爲可用。其要歸固不悖於中行也。

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問先生嘗云。道蘇須汰瀾漫。由董宜避凋疎。瀾漫凋疎。見於章法。而源於筆法。花到十分名瀾漫者。菁華內竭而顏色外褪也。草木秋深葉凋而枝疎者。以生意內凝而生氣外傲也。書之瀾漫。由於力弱。筆不能攝墨。指不能伏筆。任意出之。故瀾漫之弊。至幅後尤甚。凋疎由於

氣怯筆力盡於畫中結法止於字內矜心持之故凋疎之態在幅首尤甚汰之避之唯在練筆筆中實則積成字累成行綴成幅而氣皆滿氣滿則二弊去矣寶晉齋辭中令書畫瘦行寬而不凋疎者氣滿也戲鴻堂摘句蘭亭詩張好好詩結法率易格致散亂而不瀾漫者氣滿也氣滿由於中實中實由於指勁此詣甚難至然不可不知也

荅三子問

修存問先生蒲吳郡書而常舉其言爲學者法其所謂察之尙精擬之貴似先察後擬者將毋必能察而後能擬耶敢問古帖真偽優劣如何能精其察

書道妙在性情。能在形質。然性情得於心而難名。形質當於目而有據。故擬與察皆形質中事也。古帖之異於後人者。在善用曲。閻本所載張華王導庾亮王廙諸書。其行畫無有一黍米許而不曲者。右軍已爲稍直。子敬又加甚焉。至永師則非使轉處不復見用曲之妙矣。嘗謂人之一身曾無分寸平直處。大山之麓多直出。然步之則措足皆曲。若積土爲峯巒。雖畧具起伏之狀。而其氣皆直。爲川者必使之曲。而循岸終見其直。若天成之長江大河。一望數百里。瞭之如弦。然揚帆中流。曾不見有直波。少溫自矜其畫於山川得流峙之形者。殆謂此也。曾憶相人書有曰。眉要

曲兮不要直。曲直愚人不得知。曲直之說至顯而以為愚人不知。則其理正通於書。故米趙之書雖使轉處其筆皆直。而山陰偽跡多出兩家。非明於曲直之故。惡能一目辨。哲哉。秦漢六朝傳碑不甚磨泐者。皆具此意。彙帖得此秘密所見。唯南唐祖刻數種。其次則棗版閣本。北宋蔡氏南。宋賈氏所刻。已多參以己意。明之文氏王氏董氏陳氏幾於形質無存。况言性情耶。然能辨曲直。則可以意求之。有形質無形質之間。而窺見古人真際也。曲直之粗跡在柔潤與硬燥。凡人物之生也必柔而潤。其死也必硬而燥。草木亦然。柔潤則肥瘦皆員。硬燥則長短皆扁。是故曲直在

性情而達於形質，員扁在形質而本於性情。唐賢真書以渤海爲最整，河南爲最暇，然其飛翔跳盪不殊。草勢筋搖骨轉牽掣玲瓏，實有不草而使轉縱橫之妙。凡以其用筆較江左爲直而視後來則猶甚曲之故也。能以是察則近於精矣。

蘊生問先生言察古帖之術，微妙至不可遁。自宋至明，真跡流傳者真偽尤雜，仍用是以察乎？抑別有術乎？  
太傅嘔血以求中郎筆訣，逸少仿鍾書勝於自運，子敬少時學右軍代筆，人書可見萬古名家，無不由積學醞釀而得。雖在體勢既成，自闢門戶而意態流露，其得力之處必

有見端趙宋以來知名十數無論東坡之雄肆漫士之精  
熟思白之秀逸師法具有本末卽吳興用意結體全以王  
士則李寶成碑爲枕中祕而晉唐諸家亦時出其腕下至  
於作僞射利之徒則專取時尙之一家畫依字撫力求貌  
似斷不能追蹤導源以求合於形骸之外故凡得名跡一  
望而知爲何家者字字察其用筆結體之故或取晉意或  
守唐法而通篇意氣歸於本家者真跡也一望知爲何家  
之書細求以本家所習前人法而不見者仿書也以此察  
之百不失一

震伯問善哉先生之言察也敢問擬其術從何始於僞



終

始如選藥立方終如集腋成裘立方必定君藥以主症爲  
裘必儷毛色以飾觀斯其大都也學者有志學書先宜擇  
唐人字勢凝重鋒芒出入有跡象者數十字多至百言習  
之用油紙悉心摹出一本次用紙蓋所摹油紙上張貼臨  
寫不避漲墨不辭用筆根勁紙下有本以節度其手則可  
以目導心追取帖上點畫起止肥瘦之跡以後逐本遞奪  
見與帖不似處隨手更換可以漸得古人迴互避就之故  
約以百過意體皆熟乃離本展大加倍盡已力以取其骨  
鋒抽掣盤紆環結之巧又時時閉目凝神將所習之字收

小如蠅頭放大如榜畧以驗之皆如在覩乃爲真熟故字斷不可多也然後進求北碑習之如前法以堅其骨勢然後縱臨所習之全帖漸遍諸家以博其體勢閑其變態乃由真入行先以前法習褚蘭亭肥本筆能隨指環轉乃入閣帖唯爭座位至易滑手一入方便門難爲出路要之每習一帖必使筆法章法透入肝膈每換後帖又必使心中如無前帖積力既久習過諸家之形質性情無不奔會腕下雖曰與古爲徒實則自懷杼軸矣唯草書至難先以前法習永師千文次征西月儀二帖宜遍熟其文乃縱臨張伯英二王以及伯高殘本千文務以不真而點畫狼籍

語爲宗則擬之道得也善夫吳郡之言乎背義獻而無失  
違鍾張而尙工是擬雖貴似而歸於不似也然擬進一分  
則察亦進一分先能察而後能擬擬既精而察益精終身  
由之殆未有止境矣

男

誠

孫希

龐

希

蘭

校字

廉